

6-4-6
0071928

6-4-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171928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2014.12.2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後漢書三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謂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華嶠後漢書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與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

曰養死無曰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

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

夫鐘鼓

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

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言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

已然而不可去鐘鼓去音巨呂反

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

孝經曰雖日用三牲猶為不孝

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為難也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闕旨

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

遁失也言盛飾鐘簋

之器而亡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也集解惠棟曰遁一作過

調器曰和聲樂之成也崇養曰傷

行孝之累也

不義而崇養更爲親憂是孝之累也

修己曰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

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曰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

牲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夫患水菽之薄干祿曰求養

耆言恥祿親也

干求也謂不以道求祿故可恥也

存誠曰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

能曰義養也

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下又云孔子稱孝哉閔子騫人

間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慕其言而治此

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 中興廬江

毛義少節家貧曰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

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爲

檄適至曰義守令

安陽尉府檄到當守令也 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尙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

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曰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

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迺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

官而仕者也

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建初中章帝下詔

褒寵義賜穀千斛常曰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於家安

帝時汝南薛苞孟常

集解惠棟曰先賢傳云西平人先謙曰東觀記苞作苞

好學篤行喪母

曰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

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迺廬於里門昏

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

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迺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

久若不能使也

集解惠棟曰若汝也風俗通作汝

田廬取其荒頓者

頓猶廢也

曰吾少

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

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

集解

惠棟曰先賢傳云苞歸先人家側種稻種芋稻以祭祀芋以充飯耽道說禮元虛無爲

稱疾不起曰死自乞

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

病謂之賜告也集解惠棟曰孟康注漢書言和帝時子賜皆絕包在建光中不應尚有賜告之禮或包稱疾不起天子優禮賜之

羣臣不用此書也 年八十餘曰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曰爲行行信於心

而感於人曰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曰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

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於篇自此以上竝華嶠之詞也集解王補曰此

類傳體也劉氏史通列傳篇云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

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盧江毛義名在劉平之

上是也故鄭氏通志卽以毛義冠孝友傳首惟鄭志刪華嶠序

前百七十許字分毛義薛包各自爲篇則盡失范史之舊矣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王會汾曰

爲彭城國則兩漢並無楚郡之名疑此二字後人妄增也洪亮吉

曰案前書地理志高帝置楚國宣帝地節元年更爲彭城郡黃龍

元年宣帝以封子囂復故名傳至王莽時絕至建武十五年光武

始封子英于楚蓋中間十餘年國廢作郡故此云楚郡彭城人然

地理志囂徙封楚在黃龍元年囂傳則云甘露三年本名曠顯宗

表復云四年未知孰是城國此則從章帝改名後書

後改爲平王莽時爲郡吏守菑丘長

菑丘縣屬彭城國集解沈欽韓曰今宿州東北六十里

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

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

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

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已絕類

集解惠棟曰詩云永錫爾類鄭氏以

爲族類荀子禮論云先祖者類之本也無先祖惡出注云類種鄭敬云全軀樹類注云謂有肩嗣是也

遂去不顧與

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去求食逢餓賊將烹

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之字

平叩頭

曰今旦爲老母求菜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爲老母采茗

老母待曠爲命願得先歸

食母畢還就死

食音飼下同

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旣食

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皆大驚相謂曰嘗

聞烈士迺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平旣免乃

撫莢得三升豆以謝恩

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

時復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曰

願以身代府君賊迺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

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呂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迺裹創

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

曰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

全椒縣屬九江郡集解先

謙曰注見

政有恩惠百姓懷感

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平爲全椒令掾吏五日一朝罷門闌卒署各遣

馬成傳就農袁宏紀云平使掾吏卒五日一來治所餘日令各就農桑官閒事簡民人懷感盜賊屏息

人或增貲就賦或

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己得所不知所問

所或作何

集解先謙曰自以得所自以爲得所也前書如此句法皆無爲字如人人自以得上意之類甚多

唯班詔書而去

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先是縣多虎爲害平到修政選進儒良黜貪殘視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

後曰病免顯宗初

尙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曰臣竊見琅

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

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上進賢之義書

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竝數引見平再遷侍中

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

恁字君大見黃憲傳恁音人甚反集解官

本考證曰郇字一本作荀在位八年曰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

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

因曰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集解劉攽曰案廩倉廩也稟給穀也明此當作稟爲作

褐衣許慎注淮南子曰楚人謂袍爲短褐事畢上言帝曰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

議其罪時公卿皆曰爲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

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曰爲美談春秋楚子

圍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

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

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

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集解劉攽曰春秋之義以爲美談

案文當作義之春秋之義它處可用此據上下文則不安也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

旨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加意議

集解先謙曰官本加作嘉是赦

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

掖今萊州縣集解先謙曰今萊州府掖縣治

少修節行客居琅邪

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

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

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

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

集解劉敞曰案文當作固以病不起

太傅鄧

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

恂恂恭順之貌

然性沈正不可

干已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

復光武兄伯升之孫北海王興之子也

著

漢德頌盛稱扶爲名臣云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

蘄音機集解先謙曰官本機作幾

父普王莽時爲田禾

將軍

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集解惠棟曰前書王莽建國三年以尚書大夫趙並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帥

軍糧案普從日並聲王莽傳有大司徒遂並恩澤侯表云蒙鄉侯遂普王莽篡位爲大司徒是普並字通孫叔敖碑陰譜字作謹嵩

山石闕銘云並天四海莫不蒙恩願炎武云並天普天古文省是古多以並爲普

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

衣步檐

集解先謙曰官本檐作檐是

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

過曰有長者客掃洒待之

素聞孝高名故以為長者客也洒與灑通音所買反集解沈濤曰孝為將軍子

故亭長敬之猶前書相如傳言令有重客耳下云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可見亭長重將軍子非重孝高名

孝既至

不自名

不稱名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百八十五引東觀記但稱書生寄止於亭門塾

長不肯內因問曰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亭長難之告有貴客過灑婦不欲穢污地良久乃聽止吏因問曰

聞田禾將軍子當從

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華嶠書曰孝報云二日至矣

及天下

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

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竝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

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

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

引東觀記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時弟他出至暮始回孝待之同飯雖蔬食菜羹兄弟怡怡初學記又引云粟

炊將熟使弟與妻偕出己夫婦已先食菜茹及弟歸云已食矣令弟妻同食飯也

州郡辟召進退必曰禮

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

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己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

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

曰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

集解惠棟曰孝有女字阿爲周郁妻見列女傳

拜禮兩子

爲郎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

逃惟琳兄弟獨守冢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哺

哺食之也

音補胡反

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

薦士而退琅邪魏譚少間者時亦爲飢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

縛曰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

夷姓

也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爲

諸君爨恆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萊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

竝得俱免

集解官本考證曰俱字疑衍惠棟曰東觀記長公義之卽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

脫又云譚有一孤兒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視遭饑饉分升合以相
存活譚時有一女生裁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全棄其女養活

兄子州郡譚永平中爲主家令公主家令又齊國兒萌子明兒音五兮反集解沈

高其義欽韓曰論衡齊世篇琅邪兒子明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子
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

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案東觀記亦云齊國臨淄人論衡云琅邪誤也梁郡車成子威二

人兄弟竝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己身代賊亦哀而兩

釋焉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梁國車成字子威兄恩都爲赤眉所
得欲嚮之成叩頭曰兄瘦我肥欲得代之賊感其義俱放之

涓子恭字孟孫北海涓子人也涓于縣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
北故涓于國也集解先謙曰在今

青州府安丘縣
東北三十里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

盜輒助爲收採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以謙儉推讓爲節家有山
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爲收拾載之歸乃知

是恭橡盜載橡還之恭不受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迺起里

落化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鄰里牧牛而
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器其吐爲預汲水滿之小兒復爭

恭各語其父母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
父母乃禁怒之

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諭學問

集解先謙曰官本論作誨

有不如法輒反

用杖自箠曰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

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

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

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

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

黔陬縣之山也黔陬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集解沈欽韓曰今萊州府膠州西

南七十里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

匹遣詣公車除爲議郎引見極日訪曰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

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

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

表閭除子孝爲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竝

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已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

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原謹也款誠也賊已

不忍犯之或迺指避兵之方華嶠書曰語以避兵道也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

下邳窮貧裸跣行傭已供母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下邳知其孝市賈輒與好善者雖無錢任貫與之

便身之物莫不必給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必當作畢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集解

惠棟曰東觀記革專心養母幅巾屐履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驗以比之猶今貌閱也集解沈欽韓曰據鄭

司農云漢時八月案比則漢一歲一閱也唐制六典戶部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則周官三年大比之事也北史裴蘊傳時

戶口多漏蘊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革已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

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巨大也華嶠書曰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

席顯異巨孝於稠人廣眾中親奉錢以助供養也太守嘗備禮召革已母老不應及母

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已

爲吏丞平初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

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

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

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嘗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恆目禮焉獨視之也時有

疾不會輒大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

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終不報書一無所受帝聞而益

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革遣子奐詣闕謝病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

革前已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也國家每惟

志士未嘗不及革縣已見穀千斛賜巨孝常已八月長吏存問致

羊酒已終厥身華嶠書曰致羊一頭酒二斛集解惠棟曰案章帝此詔用昭帝賜韓福故事也如有不幸

祠已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爲孝王孝王生

思王衍

集解惠棟曰諸侯王表云囂薨懷王芳嗣芳薨無後陽朔二年思王衍以孝王子紹封

衍生王紆紆

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

原鄉侯平尚幼

集解惠棟曰案王子侯表楚思王子有安睦侯平無原鄉也

紆親自鞠養常與

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毆血數月亦歿

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為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

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

太夫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侯

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母稱太夫人

迺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

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志修行講誦不怠

其母及諸舅曰為身寄絕域死生未必

必或作分也

不宜苦積若此

集解

先謙曰官本積作精是

數曰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

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修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為

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後曰國屬楚王

集解洪頤煊曰案前書地理志菑丘本屬楚國

未知此時

徙封杼秋侯

杼秋縣屬梁國杼音是與反
集解先謙曰注見蓋延傳

十九年行幸

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修至行爲諸侯師

東修謂謹束修

潔也帝聞而嘉之迺賜般綬錢百萬繒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

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爲侍祠侯永平元年已國屬沛徙封

居巢侯

居巢縣屬廬江郡也集解沈欽韓曰今巢縣東北五里

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揚州刺

史觀恂

集解惠棟曰音灌孫恂云觀姓楚有觀起

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

旌顯顯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爲朝侯明年

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

故多已宗室肺腑居之

肺腑天子之親屬也集解先謙曰肺腑當作肺附解在盧芳傳

每行幸郡

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嘗欲置常平倉

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

賤時增其價而糴之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之名曰常平倉

公卿議者多已爲便般對曰常平

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能得

其平置之不便帝迺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

謂農者不得商賈也集解惠棟曰黃

香傳田令商者不農此當在田令中

又曰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

汜勝之書曰上農區田法區方

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

之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曰官禁二業至

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多蠶桑民資漁採曰助口實且

曰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

業也又郡國曰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曰為

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

多於前歲

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

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

華嶠書曰奪作脫也集解王會汾曰注曰字衍當去脫應改敘惠棟曰奪脫古字通見山海經注

肅宗即位曰為

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贈贈及賜冢塋地於顯

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建初元年遷宗正
在朝竭忠盡節憂國事夙夜不怠數納

嘉謀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

憲卒子重嗣憲兄愷

愷字伯豫曰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

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

假借也

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

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曰禮讓爲國

於從政乎何有

論語之文也何有者言何難之有也

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

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曰

循常之法

原本也繩政也集解王會汾曰政當作正

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

世扶陽侯韋玄成

玄成字少翁章賢薨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元帝時爲御史大夫又爲丞相

見前書也

近有陵陽侯丁鴻郵侯鄧彪

鴻讓國於弟盛和帝時爲司徒彪讓國於弟荆鳳明帝時爲太

尉郵音盲

竝曰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

有伯夷之節

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蹇吾法夫前修

化宋本作景仰

宜蒙矜宥全其先功已增聖朝尙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

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

七年

集解蘇輿曰自章帝建初三年至和帝永元十年已二十年矣故上文言積十餘歲此七字有誤疑是積字聲近而訛

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

已爲比迺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

行遷步兵校尉十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

年代周章爲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

正辭氣高雅

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引華嶠書云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永初六年

集解蘇輿

日上巳出永初明衍二字

代張敏爲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爲司徒舊制公卿

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眾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

太后詔長吏已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

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曰爲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曰爲制服

之科者蓋崇化厲俗曰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

之師

前書杜欽曰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

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

尚書曰九族旣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集解先謙曰尚書今古文平章百姓一作辯章一作辨章一作便章詳余所

撰孔傳參正

尤宜尊重典禮曰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

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

前書杜欽

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

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尙曰姦利

被徵抵罪尙曾副大將軍鄧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

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卽獨解尙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尙書案其事

二府竝受譴咎

二府卽馬英李郃

朝廷曰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

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曰千石祿歸養河南尹

常曰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迺遣

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

集解惠棟曰安紀英於建光元年七月壬寅薨不云策罷

尚書

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

前書音義曰泰階者天之三階

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春秋漢含寧曰三公象五岳

股肱元首鼎足居職

易曰

鼎折足覆公餗

協和陰陽調訓五品

五品五常之教也三公變理陰陽敬敷五教也集解惠棟

曰虞書五品不繇史記云五品不馴漢書引書云五品不訓訓與馴古字通

考功量才曰序庶僚遭烈

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

尚書納舜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

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也

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眾議

咸稱太常朱偃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偃遷竝爲掾屬具知

其能偃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

集解王會汾曰案其字衍當去

遷嚴毅剛直而

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

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

孔子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而無怨害

則塞乎天地之間也言愷有仲尼孟軻之德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富下有且貴二字是

頻歷二司舉動得禮

二司謂爲司徒司空

曰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

集解惠棟曰左傳云在約思純杜預云無濫心

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

景慕以爲法式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在景式下

往者孔光

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

孔光成帝時丞相哀帝時免後以日食徵詣公

車復爲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爲大司馬後爲大司空鄧彪明帝時爲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卽位以彪爲太傅錄尚

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爲太尉後策免十五年復爲司徒

誠宜簡練卓異曰墜眾望書奏詔

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

其子

二世謂父子俱禁錮

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

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

比類也以邠類叔孫光亦錮及子也比音庇

愷獨曰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曰進人於善也

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畔也曷爲不言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

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其諱也

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

今尚書不同耳集解先謙曰古文作適輕適重此作挾者今文也
段玉裁云以策字隸多作策例之適之爲挾恐亦類此書疏云上
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爲重
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減罪罪從重科輕減亦備是爲輕并
數也蓋劉用今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曰輕從重懼及善人左傳

文家說如此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曰輕從重懼及善人日刑
濫則懼及善人集解劉放曰如令使臧吏文案文多一如字沈欽韓
曰以罪人連染坐之輕者臧吏終身禁錮坐之重者令子孫同禁
錮是爲以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尚書周穆王曰有邦有土告汝
輕從重也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有

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曰疾乞骸骨久迺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
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萬布千匹少

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出納謂尚書喉舌之官也出謂
受上言宣於下納謂聽下言傳

於上桓帝時爲司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

原太守劉瓚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集

錢大昕曰據本紀時爲司徒者乃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
胡廣非劉矩也陳蕃傳與此同

遂坐免建寧中復爲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字堅伯

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作盤云盤字堅伯江夏都尉遺腹子也

汝南安成人徵士

變之宗也

變自

有傳祖父業建武初爲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

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

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

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

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頰赤也燬烈火也

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

教如烈火矣獨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

集解周壽昌曰案韓詩外傳云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

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

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云云列女傳周南妻傳家貧親老

不擇官而仕詩曰迺解韋帶就孝廉之舉也求仕則服革帶故解

云云說與韓詩同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屬淮

之賈山上書曰布衣韋帶之士也南郡重合屬勃海郡集解洪亮吉日案前志陽夏屬南陽國續志

則屬陳兩漢皆無淮南郡魏始有之又非陽夏所屬注蓋誤先謙

曰重合今武定頻歷三城皆有惠政爲安陵令以從弟暢爲司隸

府樂陵縣西縣屬州部換陽平令復換重合令磐以歷二縣恥復經三

城遂去還家立精舍教授學徒守先人家廬遠方知名後思母

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於冢側教授門徒

常千人公府三辟皆曰有道特徵誓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

養和不曰榮利滑其生術嗇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回堯時

至夏啟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

各以天下讓支父支父曰子適有勞憂之病方且療之未暇理天

下也莊子作支伯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云論早定而知早嗇知

早嗇則精不竭高誘云嗇愛也愛精神故不竭李康運命論云不

愛其身而嗇其神李善注云呂氏春秋云凡事之本必理其

身嗇其大寶注云嗇愛也寶身也先謙曰官本支並作支

吾親曰歿矣從物何爲遂不應物猶事也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

生講論終日歲旦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

我講於陰堂之奧東南隅謂之奧陰堂幽暗既而長歎豈吾齒之

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曰周身外椁足曰周棺斂形懸封濯衣

幅巾斂形謂衣覆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爲埏道也編二尺四寸

簡寫堯典一篇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

皆一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

一又謙焉并刀筆各一曰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

者曰爲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曰至孝稱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

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順少孤養母集解惠棟曰東觀論云王

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君仲云黑與母赤

自食賊義之遺鹽二斗受而不食周斐汝南先賢傳云母至婚家

因飲酒變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嗽之嘗出求薪有客卒至卒音干母望順

不還迺噬其指也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

來吾噬指曰悟汝耳母年九十曰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

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

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初仕宛陵令蝗

不集界累遷汝南太守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園陵

而崇獨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奚答曰汝南太守韓

崇清苦遠尚味道忘身享重官而妻自紡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

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光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通

寒儉之節哭怨無衣不足以顯崇明德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

千石後孝明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

聞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縑五十匹崇積十四年政化洽

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沈欽韓曰謝承書韓崇遷汝南太守
詔引見賜車馬劍革帶上敕曰汝南朕之腹心任次京師也 召爲

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圓冢泣曰順在此
崇聞之每雷輒爲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眾舉孝廉順不能遠離
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於家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

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集解先謙曰今衛輝府延津縣東三

十五里 父暢爲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竝不就延熹元

年大司農陳豨

集解先謙曰官本豨作豨

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

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宦者所誅咨迺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

飾巾出入請與講議

以幅巾爲首飾不加冠冕

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曰病免

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迺先至門迎

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

衣糧妻子物餘

集解惠棟曰蔣杲云物餘當作餘物

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

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呂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

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呂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

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暘咨之故孝廉也咨爲敦煌

太守時薦暘爲孝廉迎路謁候咨不爲留暘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

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卽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

辭歸家其爲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人遺其雙枯魚噉之二歲

不盡以儉化俗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呂疾自乞徵拜議郎

抗疾京師集解劉攽曰案抗無義當是被字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斂

素棺藉呂黃壤棺中置土以藉其屍也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

迺遺書勅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

至數是曰通人達士鑒茲性命呂存亡爲晦明死生爲朝夕故其

生也不爲娛亡也不爲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

歸於無端

元氣天之氣也貞正也復旋也端際也太素太始天地之初也言人既死正魂游散反於太素旋於太始無復

端際者也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詩緯云陽本為雄陰本為雌物本為魂雄雌但行三

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也三未分別號曰渾淪 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

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曰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迺

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曰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

之曰棺槨

易繫辭之文也

棺槨之造自黃帝始

劉向曰棺槨之作自黃帝始案禮記曰殷人棺槨蓋

至殷而加飾

爰自陶唐逮於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

加焉

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塋周殷人棺槨古史考曰禹作土塋以周棺塋音卽七反

周室因之制兼

二代復重曰牆斐之飾

禮記曰周人牆置斐盧植曰牆載棺車箱也三禮圖曰斐以竹為之高二尺四寸廣

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傍也

表曰旌銘之儀

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

其旌識之集解劉放曰表以旌銘之儀案旌銘合作銘旌先謙曰官本注其旌作其旗

招復含斂之禮 謂招

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穀梁傳曰貝玉曰含禮記曰小斂於戶內大斂於

阼也 殯葬宅兆之期 期謂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二日而殯踰月而葬宅兆葬之塋

也 棺槨周重之制 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鄭玄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曰君松槨大夫柏

槨士雜木槨注云天子七重諸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也 集解沈欽韓曰七重七當作五 衣衾稱襲之

數 凡小斂諸侯大夫士皆用複衾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又曰天子襲十二稱諸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小斂尊

卑同 十九稱大夫斂天子百稱上公九十稱侯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單複具曰稱 其事煩而害寶品

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呂下其典稍乖至

於戰國漸至積陵 戰國當春秋時也 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

侯請隧 隧謂掘地為塋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懸柩 秦伯殉葬 左傳

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繆公名也以子車氏奄息 仲行鍼虎殉葬國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也 陳大夫設參門之

木 集解惠棟曰案門疑作同檀弓篇下云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必大為吾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

也 況又同棺乎弗果 宋司馬造石槨之奢 宋司馬桓魋也自為石

是其靡也死不如速 殺此所謂參同者歟 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

法國貨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窆

窀厚也窆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秦始皇初即位營葬驪山役徒七十餘萬人下錮三泉宮觀百官奇器珍怪莫不畢備令匠作弩矢

有所穿近矢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以人魚為膏燭事見史記集解劉敞曰注人魚為膏燭案文膏當在為字

上先謙曰酈驪借字自生民已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

禮謂周公制禮之後仲尼自衛反魯又定之也墨子勉已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猶不能止

其奢侈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葬邶之山滿坎無窆舜葬紀市禹葬會稽皆下

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是已華夏之士爭相陵尙違禮之本事禮之

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已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

所養而為厚葬替廢也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

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椁已為孝愷豐貴

重襚已昭惻隱穀梁傳曰衣衾曰襚音遂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舜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

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卽會

謂呂望爲太師死葬於周其子

封於齊比五代皆反葬於周此時同則會也

時乖則別

謂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

動靜應禮臨事合

宜王孫裸葬

王孫者楊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遂裸葬見

前書墨夷露骸

墨夷謂爲墨子之學者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

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見孟子

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歿卷席而葬

身亡不反其尸

梁伯鸞父護寓於北地而卒卷席而葬鴻後出關適吳及卒葬於吳要離冢傍

彼數子豈

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況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

所慕

薄微也

上同古人下不爲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

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曰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曰悟

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卽葬

歸到東郡也

平地無墳勿卜時日

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

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

謝承書曰咨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咨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黃土細擣

節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於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集解先謙曰官本祇作祇引劉攽曰朱祇案一傳中祇祇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曰顧不同當從一

命譬曉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曰名居巢好讀遂承家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嗇神養福感思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嗇神養福謂不應辟召以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以福集解先謙曰周能二句當在文楚二句上前諸傳贊皆順敘末四語亦別無用意之處不應倒置也

本州無田... 張二... 土... 南... 諸... 爵... 告... 取... 除... 未... 四...

思... 出... 關... 疏... 至... 文... 與... 思... 益... 賦... 而... 未... 出... 世... 尚... 販... 養... 誠... 需... 不... 無... 得... 心...

利... 自... 製... 送... 送... 代... 志... 亦... 文... 藝... 新... 發... 興... 西... 非... 新... 風... 韻... 語... 懇... 廉... 會... 轉... 送... 願...

賈... 曰... 公... 子... 身... 平... 絕... 家... 難... 主... 富... 千... 二... 制... 日... 零... 目... 台... 呂... 巢... 我... 贈... 送... 奉... 奉...

而... 普... 類... 然... 具... 奉... 行... 刊... 刊... 咨... 問... 道...

一... 科... 中... 所... 所... 子... 凱... 不... 派... 父... 歸... 與... 土... 共... 合... 為... 更... 效... 廉... 麻... 致... 誓... 曰... 願...

劉趙滔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終 後漢書二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九校補

序奉者志尙士

官本土下
有也字

汝南薛包孟常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包作苞

官本常作嘗謹案風
俗通云有薛孟嘗者

與子弟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吾共
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意所戀也器
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二
耳所記略與序同蓋漢世於有名德者輒爲七言句以表其字
故范名字並舉班書儒林
等傳已有先例作嘗爲是

至被毆杖

官本毆作歐柳從辰曰說文徐氏云毆以杖擊也東觀
記作毆是案毆卽驅字謂驅之出不去又杖之故不得

已而廬於舍外也古書毆亦
通毆但作毆於義仍未確

撰其行事著於篇集解王補曰至則盡失范史之舊矣

案通志自
爲書何用

沿范史之舊此條自
惟鄭志以下應消

劉平傳仲不可已絕類集解惠棟曰詩云永錫爾類

至注云謂有

胤嗣是也

錢大昭曰左氏襄二十三年傳子展
廢良而立太叔曰請舍子明之類

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錢大昭曰是時彭城非郡不得有守本紀作楚

郡太守

被十創錢大昭曰十閩本作七

拜全椒長注全椒縣屬九江郡官本注末有也字

楚國劉曠案上書稱楚國者以楚郡時已復為國也

趙孝傳曰有長者客集解沈濤曰孝為將軍子至非重孝高名陳景

雲曰長者客猶言貴客即下言田禾將軍子是也注未明了侯康曰意林引風俗通云禮云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今呼權貴作長者非也據此知漢時以長者為貴人之稱長者客猶云貴人客御覽百九十四引續漢書正作貴客又馬援傳云但畏長者家兒又云而反游京師長者此二文亦專指權貴章懷于前注不誤于後注云長者謂豪俠則誤胡三省已辨之而未知為漢人之常譚故復引風俗通以正其失

竝得俱免集解官本考證曰俱字疑衍案俱免屢見本書則俱非衍字當是竝字為遂之譌

耳

教諭學問集解先謙曰官本諭作誨

錢大昭曰諭閩本作誨是官本與閩本合也

縱我不得它人何傷

錢大昭曰言我雖不得它人得之亦無傷也案如錢說則它人當作與人矣蓋本謂事無

傷於它人故勉爲之得失所不計

江革傳字次翁

柳從辰曰袁紀作次伯

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

柳從辰曰袁紀革不爲修飾之行務適親意而已嘗自爲母炊爨不任妻子

劉般傳紆哭泣毆血

官本毆作毆是

後呂國屬楚王集解洪頤煊曰案前書地理志菑三本屬楚國未

知此時改屬何郡

柳從辰曰劉平傳平守菑邱長注云縣屬彭城國係從章帝改名後書未改名前亦屬楚

國惟後漢楚之封國始於建武十五年其前嘗復爲郡詳見平傳集解洪說中則菑邱此時本屬楚郡也案光武紀建武五年

龐萌反殺楚郡太守孫萌則楚嘗復爲郡明矣

時五校官顯職閑

錢大昭曰五校者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校尉也皆掌宿衛兵

般常將長水胡騎從

錢大昭曰續漢志長水校尉有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

帝嘗欲置常平

倉官本嘗作曾

率多蠶桑官本多作少是

憲卒子重嗣官本憲作位誤

於從政乎何有注論語之文也何有者何難之有也官本無此注

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注前書杜欽曰官本注無杜欽二字

卽獨解尙臧錮漢法臧吏皆禁錮故云臧錮

曰墜眾望官本墜作厭案古書厭壓饜通作

遂增錮二世注二世官本注世作代未改

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注尙書至告汝詳刑官本汝作爾柳從辰曰今本詳作祥乃後改之

失見孔傳參正

太原太守劉瓚柳從辰曰桓紀瓚作質案互見馮緄傳按補

周磐傳順少孤養母集解賊義之今東觀記義作異

趙咨傳妻子物餘集解惠棟曰蔣杲云物餘當作餘物

柳從辰曰東觀記作

餘物御覽四百十二引東觀記同案餘存也妻子物餘猶云妻子物存者皆可聽取明不爲妻子請也改作餘物則與妻子並列於義

反室

干暴賢者

錢大昭曰閩本暴作冒

反素復始集解惠棟曰廣雅云

至

號曰渾淪

沈銘彝曰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及渾淪諸

名目皆本列子天瑞篇

豐贄重祿

祿原譌隧據本注正官本文注均譌祿

朱祗蕭建送喪到家集解先謙曰官本祗作祗

至

當從一

謹案朱名本傳

凡三見此依汲古本前一左从禾後二左从衣官本前一後一左均从示中一从禾其右从氏則同是有三作矣但官本於从衣之字輒譌从示似祗仍祗之譌

辨加西壽文論
本之身應集是示

空於从示中一从示其台从恐爾國異商三我突理官本外人
凡至貝地於死古本前一古从示道二古从示官本前一對一

宋淋蕭豈強爽匠家業輸求猶口官亦蘇於淋至當錢一

豐貴重錄自本文並與編撰
本出五

千天亂然
千目皆本條

又乘勢故業輸惠射曰鬼報云至想曰戰而本欲大蕭又單命

千暴賀落神製前冒大湖日開而書告收許州今本作萬後及之

吳楚
既飲

千勝有香香何離鬼眼不為妻千蕭逝女於結幽與妻千前
神妙無實四百十二得東臨前同乘翁守也妻千妙翁錄云妻

饋谷對妻千妙翁乘輸惠射曰蘇泉云妙翁當於翁妙東對吳日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爲下卷

後漢書四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

集解錢大昕曰班超傳云扶風平陵人當有一誤

祖況成帝

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

廣平郡今名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集解

洪頤煊曰前書敘傳哀帝卽位出穉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地理志廣平國武帝置爲平干國宣帝時復故諸侯王表平干繆王元五鳳二年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則自平干廢後廣平仍爲郡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廣平是穉先遷廣平太守後隨國改爲相敘傳据終後言之故所載不同沈欽韓曰注名州永平縣當作洺州永年縣今廣平府雞澤縣東二十里舊城村

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眾天水

集解惠棟曰摯虞流別論云更始時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

囂問彪曰

往者周亡戰國竝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

集解惠棟

曰意前書作抑古字通論語抑與之與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

石經亦作意薛君韓詩章句云抑意也

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集解惠棟曰生先生也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

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

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

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謂王鳳王商等並輔政領尚書事也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哀帝

在位六年平帝在位五年故曰短祚成哀平俱無子是三絕也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自上起

傷不及下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是已卽真之後天

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

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並詐稱劉氏也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

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

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集解王補曰羈前書敘傳作倚師古注倚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通鑑亦作倚用左

傳晉人角之

時人復知漢乎

太公六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

諸戎倚之兵奉祠高廟稱臣彪在隗氏時囂猶陽奉漢何至直

稱其字此與諸將勸進光武而云伯升皆史文之誤彪既疾囂言

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曰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

非詐力所致欲曰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

融曰爲從事深敬待之接曰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

西曰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

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

曰病免

司隸舉爲茂才也徐縣屬臨淮郡

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

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曰後闕而

不錄

太初武帝

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曰踵繼其

書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衛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集解沈欽

韓曰衛是衡之誤御覽八百十五引桓譚新論云陽城子張名

衡蜀郡人論衡對作篇陽城子張作樂經楊子雲造玄風俗通陽

城氏漢有諫議大夫陽史通正史篇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

城公衡即其人衡公字

衡公字

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
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高誘云陽城姓漢有少府陽城延百官表
作陽成城古通陽城衡
華陽國志作陽城子元 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

數十篇

集解沈欽韓曰至建武中彪以爲馮商等作其言鄙俗不
足以踵繼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

代者也作後
傳六十五篇

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

所及世有史官司典籍

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見於史籍者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向摯

周太史儋也
見呂氏春秋

暨於諸侯國自有史

左傳魯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衛
史華龍滑曰我太史也楚有左

史倚

故孟子曰楚之檇杙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

乘者興於
田賦乘馬

之事檇杙者豳凶之類興於記惡之誠春秋以二始舉四
時以記萬事遂各因以爲名其記事一也見趙岐孟子注

定哀之

魯定公
哀公也

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

號曰國語二十篇

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
傳經辭語尙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之

由是乘檇杙之事遂闕

不行於時爲闕
也其書今亡

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

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

集解

惠棟曰顏之推云世本左邱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
紀傅子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春秋
之後七國竝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

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陸賈記項氏與漢高祖

初起及說惠文間事劉知幾云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孝武之世太史令司

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

訖獲麟武帝泰始二年登隴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於此年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

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歿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傅靳

列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已絕其功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則字在絕下考證云舊本作

從漢元至武則絕其功也毛本作從漢元至至於採經摭傳集解

武則以絕其功也皆不成文理今從監本曰司馬貞云案字書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已

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黃

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家也遷序傳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謂

薄五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

貧賤語仁義亦足羞也集解沈欽韓曰史通雜說上太史公述儒

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道游俠則賤

至於貨殖為傳則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闕如

守節而貴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之德義不苟

厭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於行必果已諾必誠

不愛其軀赴士之厄蓋有足道者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

世豈若卑論齊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集解王補曰晁氏云後

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為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

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為此耳非其心此其大敝傷道所引遇極

所謂誠然也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子輒弱歲時無以祭祀飲食被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薄五

序貨殖

則輕仁義

而羞貧窮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子輒弱歲時無以祭祀飲食被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

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

謂遷著項羽本

紀又陳涉起於隴畝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著爲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崩當世家而編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集解何焯曰淮南衡山之不爲世家與淮陰黥彭同例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

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尙有

盈辭多不齊一

刊削也謂削落繁蕪仍有不盡

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

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

不暇也

史記衛青者平陽人也張釋之堵陽人竝不顯郡之類也集解周壽昌曰注於本文蕭曹陳平董仲舒之外引衛張

之類亦未備他不具論最著者如韓信樊噲張蒼周昌卽竝時之李廣賈誼亦皆未有字也蓋古人稱名字不甚顯或前已遺之無從補載非不暇之謂也若縣而不郡蓋郡所同也縣所獨也舉縣而郡可知非若同名之縣必載郡名始別之也今此後

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

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王況府

王音肅集解沈欽韓曰是時司徒上有大字

時東宮初建諸王國竝開

建武二十三年王況爲司徒十九年建明帝爲太子十七年封諸王

而官

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

見論語集解王會汾

曰案宋本作見何論蓋何晏注論語故唐人以何氏本爲何論後人不考所由認爲錯誤改作論語義雖無害要須仍古人之舊不必竄賈誼曰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

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爲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

賈誼上疏

之辭是曰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

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

左傳曰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

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是曰春秋愛

子教曰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左傳衛大夫石碏諫衛莊公之辭也集解

惠棟曰服虔左氏解詁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

詩云詒厥孫謀曰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

子孫也

詩大雅也詒遺也宴安也翼敬也言文王遺其孫以善謀武王以安敬之道遺其子子謂成王也

漢興太

宗使鼂錯導太子曰法術

文帝時鼂錯爲博士上言曰人主所以顯功揚名者以知術數也今皇太子所

讀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上善之拜錯爲太子家令

賈誼教梁王曰詩書

爲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
名揖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
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

周堪之徒曰文章儒學保訓東宮曰下
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爲太子宣帝使王褒劉向張子

僑等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讀誦蕭望之爲太傅周堪爲少傅並見前書
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

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

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曰爲太子太傅東宮及

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

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

媠黷廣其敬也
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膳食以法制敕大官尙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

旦旦請問明不媠黷所以廣敬也太子僕一
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門衛徼巡
書奏帝納之後察司

徒廉爲望都長吏民愛之
察舉也司徒薦爲廉集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案正文及注廉字上皆脫一孝字

前云舉司隸茂才注司隸舉爲茂才也文法正與此同沈欽韓曰望都今保定府慶都縣西北三十里
建武三十年

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
集解沈欽韓曰文選有北征賦藝文類聚

有彪悼離騷其它並見兩書舊唐志班彪集二卷

論曰班彪曰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

論語孔子曰可謂仁之方鄭玄

注云方猶道也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曰緯國典守賤薄

而無悶容彼將曰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

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言彪當中興之初時運未泰故不以貧賤爲恥何守道清靜之固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

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固九歲能作賦頌數入讀書禁中每巡守

輒獻賦頌先謙曰官本書作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

九流謂道

儒墨名法陰陽農雜縱橫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

曰才能高人諸儒曰此慕之

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集解沈欽

韓曰充著論衡數稱班固其案書篇云今尙書郎班固其對作篇自言於建初初奏記郡守則充爲掾固已爲郎名輩在先豈得云充呼固小兒乎謝書多虛誣充其鄉永平初東平王蒼曰至戚爲

里先輩務欲矜夸不自知乖謬也

永平初東平王蒼曰至戚爲

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奏進也

前書待詔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集解惠棟曰在昉文章緣起云奏記漢江都董仲舒詣公孫宏奏記案仲舒奏記今

載古文苑將軍呂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號驃騎將

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唯蒼與周公二人而已傳

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

功司馬相如喻蜀之辭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曰螻螻竊

觀國政螻螻謂細微也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

千餘載也先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執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

簡心求善無厭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於目左傳曰求善不厭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採

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略曰負薪之語廊廟之言也竊見幕府新

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急遽也將軍宜

詳唐殷之舉察伊皋之薦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

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呂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

廟堂光名宣於當世

集解沈欽韓曰詩皇矣傳光大也

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

空掾桓梁

集解惠棟曰梁馮胡人見宋宏傳

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

踰矩

論語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言恣心之所爲皆闔合於法則

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

俊彥也

詩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執文之德鄭玄注曰顯光也言桓梁可參多士助祭於清廟爲光輝也爾

雅曰髦俊也美士爲彥集解周壽昌曰周頌作秉文之德此注作執義同字異下傳典引對越天地注亦引詩作秉不作執唐諱秉與聃同音嫌名也唐於丙字作景可證後注引詩仍作秉或後人回改又章懷作注如後文楊秉之類難改人名勢不能悉避也

京兆祭酒晉馮

集解惠棟曰案史通馮嘗撰次漢史以續史記孫恂云晉姓本自唐叔虞之後以晉爲氏魏有晉鄧

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

及扶風掾李育

育字元春見儒林傳

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

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呂家貧數辭病去

集解先謙曰官本徙作徒

温故知

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

翟無已加焉

韋賢不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玄誤

宜令考績已參萬事京兆督

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

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

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

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

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又曰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華周進圍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

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集解沈欽韓曰吉桑新序作固桑說苑

尊賢篇作古乘韓詩外傳作盍胥人表作古來循吏傳注作古桑

乘來皆桑之誤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已術藝卞嚴卞

吉又為古之誤新序曰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

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初

獨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而鬪獲甲首

而獻曰夫三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

論語孔子曰卞莊子之勇

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

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

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

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

後我宜及府開呂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固集殷作段集解惠

也

棟曰案史通肅與京

兆祭酒晉馮嘗撰史記以續史遷之書經籍志有段肅注春秋穀梁傳十四卷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

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曰

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秋猶時也論語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昔卞和

獻寶曰離斷趾離被也斷趾別足也事見韓子靈均納忠終於沈身屈原字靈均納忠於楚忠

不見信自沈於汨羅之水而死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

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晏之聽信音申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

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曰彪所續前史

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

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悉斂家書封上

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

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超詣

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

前書敘圖傳曰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集除蘭臺令史漢官儀曰

解先謙曰敘圖傳當作固敘傳官本不誤蘭臺令史

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與前睢陽令陳宗集解惠棟曰論衡云揚子雲錄宣

字平仲也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集解惠棟曰異當作冀扶風茂

曰史通正史篇作孟冀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

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集解惠棟曰固爲功臣作

也唐太宗撰晉書爲石勒劉淵等作載記祖述於此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曰爲

漢紹堯運曰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六代謂武帝史臣謂司馬遷

史臣誤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史記

黃帝漢最居其末也太初曰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曰爲漢書

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高惠呂后

宣元成哀平十二代也并王莽合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

紀表志傳凡百篇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

立言如春秋之經

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

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

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

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曰諷勸

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吾正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

頌東方朔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竝以諷諭爲主也

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曰

折西賓淫佚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

中興都洛陽故以東

都爲主而謂西都爲賓也

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

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

皇大也尙書曰厥旣得吉卜則

經營高祖五年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都洛陽此爲有意都河洛矣張良曰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上卽曰西都關中此爲輟而弗康也輟止也康安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

劉作

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

廣雅曰博攄舒也

我曰皇道弘我曰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州賓曰長安

前書音義曰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都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曰秦華終南之山

關名也左傳曰嶠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故曰二嶠太華山也山海經曰華首之西六十里曰大華

終南長安南山也詩曰終南何有注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集解錢大昕曰秦華文選作太華蔚宗避父諱如郭林宗鄭公業名

皆作太此賦秦華秦紫秦清之類必後人所改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曰洪河涇渭之川

褒斜谷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在今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

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華實之毛謂草木也左傳曰食土之毛前書曰秦地九州膏腴尚書雍州

厥田上上防禦謂關禁也揚雄衛尉箴曰設置山險是故橫被六

盡為防禦奧深也言秦地險固為天下深奧之區域

合三成帝畿前書音義曰關西為橫被猶及也呂氏春秋曰神明通于六合高誘注云四方上下為六合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三成謂

周秦漢並都之也周曰龍興秦曰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

龍興虎視喻盛強也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易曰虎視眈眈

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寤猶曉也協合也高祖至霸上五星聚于東井又河圖曰帝劉季日角戴勝斗胸龍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軫五星聚井期之興天授圖地出道于張兵矜劉季起東井秦之分野明漢奉春建策留當代秦都關中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于作子矜作鈐

侯演成

奉春君叟敬也春者四時之始叟敬亦始建遷都之策故以號焉留侯張良也蒼頡篇曰演者引也

天人合

應曰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

天謂五星聚東井也人謂叟敬等進說也皇明謂高祖也西顧

謂入關也詩

於是睠秦領職北阜挾鄠霸據龍首

睠望也音希眠視也音蛾秦領

云乃眷西顧於是在今藍田東南北阜卽今三原縣北有高阜東西橫亘者是也鄠水出鄠縣南山豐谷霸水出藍田谷三秦記曰龍首山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在傍曰挾在上曰據也

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

平世增飾曰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

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爲

十二代也集解先謙曰固集及文選奢並作泰此亦范史所改

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

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

金城言堅固也張良曰金城千里杜預注左傳云方丈爲堵三堵爲雉字

林曰呀大空也音火加反周禮國方九里旁三門每門爲大路故曰三條鄭玄注周禮云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也

丙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

旋闕城溢郭傍流百塵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字林曰闕里門也閭里中門也且千言多

也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在道東隧列肆道也鄭玄注禮記曰廛市邸舍也集解惠棟曰黃圖云長安闕里一百六

十室居櫛比
門巷修直
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

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

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詩周

頌云惠我無疆疆境也詩小雅曰彼都人士毛萇注云城郭之域曰都五方謂四方及中央也前書曰秦地三方雜錯鄭玄注周禮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杜元凱注左傳云姬姜大國之女也集解先謙曰上言列肆則姬姜非諷女也但言其地物產之富耳

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眾騁鷲乎其中

俊

游俠謂朱家郭解原涉之類也原嘗謂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也春陵謂春申君黃歇信陵君無忌也並招致賓客名高天下也集解先謙曰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

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

浮游謂周

流也杜霸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並徙人以置縣邑故云名都對郭蒼頡篇曰黻綬也冕冠也其所徙者皆豪右富貴吏二千石故多英俊冠蓋之人如雲言多也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七相謂丞相車千秋長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也韋賢平當魏相王嘉並平陵人也五公謂田蚡爲太尉長陵人張安世爲大司馬朱博爲司空並杜陵人平晏爲司徒韋賢爲大司馬並平陵人也集解沈欽韓曰案百官表當云韋賞王氏小學紺珠亦沿其誤

與乎

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曰彊幹弱枝隆

上都而觀萬國

前書音義曰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選選三等之人謂徒吏二千石及高貴富人及豪

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見前書自元帝已後不遷故唯七焉爾雅曰觀指示也選或爲徙義亦通

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遼犖諸夏兼其所有

前書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遼犖猶超絕

也遼音卓犖音呂角反諸夏謂中國也

其陽則崇山隱天

集解通鑑胡注關中有南山北山自終南太白連縣

至商山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

穹谷深谷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澹之西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范子計然曰玉出藍田商及上洛皆縣名

隈山曲也濱猶近也鄠杜二縣名近南山之足爾雅云麓山足也集解惠棟曰盛宏之荊州記上洛有商山班孟堅所謂商洛緣其

隈高士傳謂地肺卽此

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

號曰近蜀

孔安國注尚書曰澤障曰陂停水曰池前書曰巴蜀土肥美有山林竹樹蔬食果實之饒今南山亦有之與巴

蜀相類故曰近蜀爾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

其陰則冠曰九嶷陪曰甘泉

集解通鑑胡注自甘泉連

延至嶽業九嶷爲北山

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

於是乎存焉

陰謂北也九峻山尤高峻故稱冠云甘泉山在雲陽北秦始皇於上置林光宮漢又起甘泉宮益壽延壽

館通天臺故云秦漢之所極觀王褒字子淵作甘泉頌揚子雲作甘泉賦故云淵雲頌歎集解先謙曰黃圖林光宮胡亥所造從廣

各五里在雲陽縣

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場綺分

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畝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棻

史記

曰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涇水為渠傍北山東注洛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餘頃因名曰渠時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畝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既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音義曰隄謂積土為封限也音丁兮反廣雅曰場界也音亦周禮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塍田畦也音繩刻鏤謂交錯如鏤也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如龍鱗之五色也五穀黍稷菽麥稻也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棻茂盛也音芬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棻與紛古字通沈欽韓曰鄭白渠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先謙曰文選注

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

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潰傍決也前書武帝穿漕渠通

渭史記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與淮泗會

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

乎蜀漢繚弓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

而在

上囿謂上林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麓鄭玄注周禮曰澤無水者曰藪繚猶繞也音了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

光等一十一宮平樂蘭觀等二十五凡三十六所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詩曰王在靈沼其中乃有九

眞之鱗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烏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

至三萬里

宣帝詔曰九眞郡獻奇獸晉灼漢書注云駒形鱗色牛角武帝時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又黃支國

自三萬里貢生犀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條枝與安息接武帝時安息國發使來獻之又曰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並見前

書集解先謙曰官本鱗並作麟是其宮室也體象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

位放泰紫之圓方

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楊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合放象也太紫謂太微

紫宮也劉向七略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環之匡衛

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是太微方而紫宮圓也集解沈欽韓曰易乾鑿度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注太一出

入所游息於紫宮之內外案此泰紫卽此太一紫宮四正方而四維圓注謂太微方而紫宮圓非也先謙曰官本象下有乎字是

樹天中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

勢橈弓布翼荷棟桴而高驥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前書蕭何作東闕北闕豐

大也冠山謂在山之上也埤蒼曰瑰瑋珍奇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而又曲如虹也說文曰勢複屋之棟橈椽也翼

屋之四阿也荷負也驥舉也爾雅曰棟謂之桴音浮集解先謙曰官本天中作中天是雕玉瑱弓居楹裁金

壁弓飾璫發五色之渥采光燭朗弓景彰廣雅曰磧磧也音田瑱與磧通楹柱也雕玉以

磧以承柱也上林賦曰華榱璧璫韋昭注曰璫榱頭也渥光潤也燭音豔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玉下以作為是於是左

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闔洞開列鍾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

闕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啟扉摯虞決疑要注曰城者為階級平者以文塲相亞次也城亦作

城言階級勒城然音七則反王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注云南面三階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之門

謂之闕小者謂之閨虞以懸鍾也史記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金人十二置宮中端闕宮正門也三輔黃圖曰秦宮

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仍因也衡橫也闕門限集解劉攽曰注城亦作城案文當云亦作域言城字有作域者也下又云城言階級

勒城是解徇徇弓離殿別寢承弓崇臺閭館煥若列星紫宮是環猶

繞也崇高也間音閑煥明也言周回宮館明若列星之環繞紫宮也環協韻音宦清涼宣温神仙長年金

後漢書四

華玉堂白虎麒麟匾宇若茲不可殫論

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温室殿金

華殿大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殫盡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宣室殿中温室殿一本作宣寶中温室殿誤今從宋本

增改增榮業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

增重也榮屈也業峨高也業音五臘反峨音我詭異也茵褥也駕人曰輦集解惠棟曰李善引漢官儀云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

四人輿以行茵於田切沈欽韓曰五臣本呂注增榮閣名上敘殿名已訖此不應溢出一閣從此注是後宮則有掖

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

蕙草鴛鸞飛翔之列

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椒房殿前書曰班婕妤居增成舍

桓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漢宮閣名長安有披香殿鴛鸞殿飛翔殿餘未詳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漢宮閣名長

安有合歡殿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呂藻繡絡曰

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

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

昭陽殿成帝趙昭儀所居也說文曰裛纏也音於業反綸糾青絲綬也綸或作編淮

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誘注云隨侯行見大蛇傷以藥傅之後地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珠說文曰釭轂鐵也音江又音工

謂以黃金爲釭其中銜璧網之於璧帶爲行列歷歷如錢也前書曰昭陽殿璧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玉璧明珠翠羽飾之異物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其羽可以飾幃帳集韻曰火齊珠也戰國策曰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言於是玄墀卸切玉階彤庭硬碱采懸黎垂棘之玉並夜有光輝也

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前書曰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髹音休漆黑故曰玄墀

殿上地也又曰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卸音口硬碱琳珉並石次玉者硬音而竟反碱音戚綵緻其文理密也青熒其光色也漢

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植玉樹茸珊瑚爲枝以碧玉爲葉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注云碧青石也謂以珠玉假爲樹

而植之於殿曲阿曲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茸作茸王會汾云茸字一本作茸按茸與茸皆非也此字當作叢因與茸同音故誤不

知者又妄改爲茸耳紅羅颯纏綺組續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薛綜西京賦注颯纏長袖

貌颯音素合反纏音山綺反綺文繒也組綬也續紛盛貌燭照也言精采華飾照曜也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

黑立於衢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也集解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

先謙曰官本西京賦注作注西京賦曰窈窕

窈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曰百數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

夫人凡十四等有昭儀婕妤好姪娥俗華美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

長使少使五官順常是爲十三等又有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

夜君秩祿同共爲一等台十四位也窈窕幽閑也繁華美麗也左
百數謂以百而數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衣作依君作者

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蕭何曹參並沛人魏相字弱翁濟陰

人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也並爲丞相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

秦之毒螫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司馬相如曰垂統理順易繼也統業也禮記曰保者慎其身曰輔翼之愷樂也

梯易也楊雄長楊賦曰今朝廷出愷悌行簡易王褒四子講德論曰秦之處位任政者並施毒螫前書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

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爲而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又曰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邴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

理公卿多稱其位故令斯人揚龢樂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海內興於禮讓也

祖宗膏澤洽于黎庶孔叢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前書曰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之曰

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祖宗謂高祖中宗也集解先謙曰人當爲民亦唐避諱所改又有天祿石

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

三輔故事曰天祿石渠並閣名在未央宮北以閣祕書諄誨謂殷勤教告也詩大雅曰誨爾諄諄鄭玄注云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

諄音之純反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稽考也前書甘露中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令蕭望之平奏其議集解沈欽韓曰黃圖石渠

閣蕭何造其下礎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
漢宮殿疏云天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祕書處賢才也又有承明

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周見洽聞啟發篇

章校理祕文承明殿前之廬也金馬署名也門有銅馬故名金馬門待詔者皆居之宏亦大也元其元本其本祕文祕

書也孝經鉤命決曰丘掇祕文也集解惠棟曰前書敘傳云元元本本數始于一周曰鉤陳之位衛曰嚴

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周環也前書音義曰鉤陳紫宮外星也官衛之位亦

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禮官奉常也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

劣爲甲乙之科卽前書曰太常以公孫宏爲下第是也言百郡舉

全數前書又曰興廉舉孝集解沈欽韓曰黃圖虎威章溝皆署名

漢有長水中壘屯騎虎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八營宿衛王宮周

廬直宿處虎賁贅衣闔尹闔寺陞戟百重各有攸司虎賁宿衛之臣贅衣主衣之官贅綴

也音之銳反尙書曰綴衣虎賁闔尹闔寺並宦官周禮有闔人周

寺人陞戟執戟於陞也百重言多也攸所也司主也協韻音伺周

廬千列微道綺錯廬謂宿衛之廬周於宮也千列言多也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微道微巡之道綺錯交錯

也前書曰中尉輦路經營脩涂飛閣前書音義曰輦道閣道掌微巡京師也輦路經營脩涂飛閣也涂亦塗也古字通用自未

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絙長樂陵燈道而起西墉混建章而外

屬設璧門之鳳闕上栝棧而棲金雀

未央宮在西長樂宮在東桂宮明光宮在北言飛閣相連

也澄陛級也音丁鄧反墉城也混同也建章宮在城西屬連也前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其南有璧門之屬說文曰栝棧殿堂上最高之處也栝音孤棧音力登反其上棲金雀焉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卽金雀也集解劉攽曰注鳳闕門案文多一門字沈欽韓曰黃圖桂宮武帝造周四十餘里關輔記桂宮在未央北中有明光殿土山複道從宮中西上城至建章神明臺蓬萊山明光宮太初四年起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相連屬

內則別風之嶠嶢眇麗巧而

竦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曰開闔

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關中記曰折風一

名別風嶠嶢高也嶠音焦嶢音堯前書曰建章宮庭爲千門萬戶闔謂之陰開謂之陽易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集解沈欽韓曰黃圖鳳皇闕武帝造高七十七丈五尺一名別風闕又名嶠嶢闕宋敏求長安志建章宮有折風闕嶠嶢闕薛綜注次門女闕也在圓闕門內二百步據黃圖卽以爲鳳闕但賦於上巳云

爾乃正

殿崔巍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馭娑洞杻詣與天梁上

反宇曰蓋戴激日景而納光

正殿卽前殿也層重也臨乎未央言高之極也關中記建章宮有駘盪馭

娑杻詣殿天梁亦宮名也駘音殆盪音蕩馭音素合反娑音素可反杻音烏計反爾雅曰蓋戴覆也反宇謂飛檐上反也激日謂日

激入於殿內也集解沈欽韓曰黃圖駘蕩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馭娑馬行疾兒七日之間偏宮中言宮之大也枋詣木名美木茂盛天梁梁木至於天言宮之高也通雅枋詣卽櫨也 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

兩於大半虹霓回帶於棼楣雖輕信與僂狡猶愕眙而不敢階神明

臺名也躋升也偃蹇高貌也軼過也前書音義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大半說文曰棼棟也爾雅曰楣謂之梁郭璞云門戶上橫梁也方言曰僂輕也音匹妙反鄭玄注禮記曰狡疾也字書曰愕驚也音五各反字林曰眙驚貌也音刃吏反集解王會汾曰案信字義未妥當從文選作迅惠棟曰方言云眙迅也西秦謂之眙沈欽韓曰長安志漢宮閣疏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先謙曰官本注刃作丑 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

顛墜而復稽魂怳怳曰失度巡回涂而下低井幹樓名也前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蒼頡篇曰眴視不明也

音眩櫺檻樓上欄楯也櫺音零稽留也 旣懲懼於登望降周流

曰彷徨步甬道曰縈紆又杳窳而不見陽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飛閣複道

也廣雅曰窳窳深也杳與窳通窳音他烏反陽明也旣創前之登望乃下巡于複道宮宇深邃又不見明也 排飛闥而

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飛闥閣上門也王逸注楚辭曰洋洋無所歸貌集解先謙

曰文選之作而是

前唐中而後太液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

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中數十里音義曰唐庭

嶽之將將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

也其北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湯湯流貌也蒼頡篇曰濤大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說文曰濫泛也列子曰海中

中有神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集解沈欽韓曰黃圖唐中池周回二十里在建章宮太液池之南

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崔峯金石崢嶸

靈草神木謂不死藥也史記曰海中

神山仙人不死藥在焉崢嶸高峻也崔音徂回反峯音才律反崢音仕耕反嶸音宏

抗僊掌曰承露擢雙立

之金莖軼埃塏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

前書曰武帝時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

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卽銅柱也軼過也埃塏塵也鮮潔也說文曰顥

白貌音皓騁文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

庭實列僊之攸館匪吾人之所寧

不大也誕欺也前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士見上上拜爲文成

將軍言於上曰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爲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膠東人欒大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言曰臣常往東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乃拜爲五利將軍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

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

武乎上囿因茲曰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大武謂大陳武事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

將帥講武習射御也集解先謙曰文選作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

羣內闖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荊州江湘之地其俗習於捕鳥故使起之

梁野巴漢之人其俗習於逐獸故使其人驅之闖音田聚音才諭反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

部曲有署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人掌山澤之官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正行列也

續漢書將軍領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罟罔連絃籠山絡野列

卒周巾星羅雲布鄭玄注禮記曰獸罟曰罟音浮絃罟之網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

臣披飛廉入苑門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於乘與天子車駕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

奉引備千乘萬騎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執金吾奉引侍中駸乘飛廉館名武帝所作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

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於館上作之因以名焉集解劉敞曰乘鑾輿案注所解乘輿之義則此多鑾字遂繞鄴鎬

歷上蘭六師發胃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艸木塗地山淵

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

鄭文王所都在鄂縣東鎬武王所都在上林苑中三輔黃

圖云上林苑有上蘭觀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舞駭殫言驚懼也震震爍爍奔走貌爍音躍塗汚也反覆猶傾動也車騎既多視之眩亂有似傾動蹂躪也音汝九反躪也音力刃反拗猶抑也音於六反言且抑六師之怒而少停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字指曰儵爍電光也案震爲雷爍爲電故下雷奔電擊先謙曰官本胃作胄注奔走下有之字文選胄作逐爾乃

期門伎飛剗刃鑽鏃要跌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倚弦

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颼颼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

蔽天

前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號期門又曰募伎飛射士音義飲飛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爲伎飛官有一令

九丞在上林中紡矰繳弋鳧雁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頡篇曰攢聚也鑽與攢通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鏃音侯廣雅曰跌奔也音決機弩牙也說文曰倚偏引也音居綺反颼颼紛紛衆多也說文曰颼古颼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集解沈欽韓曰說文跌馬行兒

平原赤勇士厲狻失木豺狼懼竄

郭璞注山海經曰猿

集韻一曰疾也似猴而大臂長便捷色黑蒼頡書曰狻似狸音以救反淮南子曰狻狻顛蹙而失木枝懾懼也音之葉反竄走也協韻音七外反

爾乃移師趨險竝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蹙

潛深也穢謂榛蕪之林虎兕之所居

也爾雅曰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廣雅曰蹙跳也音居衛反許少施巧秦成力折倚僿狡

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許少秦成竝未詳僿佼獸之輕捷者說文曰搯捉也音尼搯與扼通噬齧

挫折也脰頸也徒空也謂空手搏殺之也爾雅曰暴虎徒搏也殺音所界反集解錢大昕曰人表下有許幼豈卽許少平周壽昌

曰史記范雎說秦昭王夫以烏獲任鄙之力荆成挾師豹拖熊螭夏育之勇注引許慎云荆成古勇士秦成疑荆成

頓犀犛曳豪羆超迴壑越峻崖蹙巉巖鉅石墜松柏仆叢林摧草

木無餘禽獸殄夷師師子也說文曰拖曳也音徒可反杜預注左傳云螭山神獸形郭璞注山海經曰犀似牛而

猪頭黑色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犛音力之反爾雅曰羆似熊而黃巉巖山石高峻之貌也

殄盡也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王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執

猶殺也

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藉前書宣帝幸蒨

陽宮屬玉觀音義曰屬玉水鳥也似鷓鴣於觀上作之因以名焉三輔黃圖曰上林有長楊宮鄭玄注禮記曰土高曰臺有木曰榭

獲協韻音胡卦反楚然後收禽會眾論功賜胙陳輕騎曰行魚騰詞曰山蕭條而無獸

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胙餘肉也左傳曰歸胙于公詩小雅曰魚之燔之毛萇注曰以

乘車玉爪華芝及鳳皇三蓋上林賦曰乘法駕建華旗高誘注
淮南子曰祛舉也澹隨風之貌也澹音走濫反淡音徒敢反

女謳鼓吹震聲激越營厲天鳥羣翔魚闕淵權楫也謳歌也震協韻音真營聲也音火

宏反集解沈欽韓曰黃圖昆明池中有龍首船常令宮女泛舟池中張鳳蓋建華旗作權歌雜以鼓吹帝御豫章觀臨觀招白

間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招猶舉也弩有黃間之名此言白間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鵠謂鳥也西京雜

記曰越王獻高帝白鵠黑鵠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闕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鈎錯以

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集解惠棟曰御覽引風俗通云白鵠古弓名案下文揄文竿與白間對以為鳥

者非也撫鴻幢御矰繳方舟竝鶩俛仰極樂廣雅曰幢謂之幃幃音直江反即舟中之幢蓋

也本或作罍罍鳥網也音衛矰弋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普覽前乘

秦領後越九嶼協韻音綜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

所朝夕儲不改供薄迫也岐山雍縣在扶風儲積也供協韻音九用反禮上下而接山川究

休祐之所用採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上下謂天地也接亦祭也究盡也用謂儀

牲玉帛之物也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歟亂歟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言今同於堯也前書曰宣帝頗好神仙王褒張子僑等竝待詔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匪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

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

高曾之規矩絜乎隱隱各得其所

十世百年並舉全數也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穀梁傳曰古者

有士人商人農人工人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也集解先謙曰籍藉通用若臣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上技補

班彪傳上扶風安陵人也集解錢大昕曰班超傳云扶風平陵人

當有一誤

柳從辰曰東觀記載班超亦為安陵人則作平陵者誤案文選班彪北征賦注引漢書亦云扶風安陵人

而載彪事略與本傳同曹大家東征賦注則明引范書云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亦與今范書合獨於固兩都賦

注引范書云北地人無論安陵平陵均屬扶風范不云北地即據班書敘傳其先班壹避地樓煩則為雁門人班况徙昌陵陵

罷占數長安則為京兆人雖其卒為扶風人已不詳何時初無居北地郡事斯誠大謬矣

彪性沈重好古

案文選注引漢書云性好莊老惟此說與范書異且班書敘傳言彪從兄嗣貴莊老之術叔皮唯聖

人之道然後盡心焉明不為莊老矣未知善所據何漢書也

時人復知漢乎集解沈欽韓曰

至皆史文之誤案此條應在上文集解王補曰之前

又此稱劉季乃據班書敘傳原文且劉季之稱見於識記班在當時且不思沈乃以稱伯升同咎范史非也

拜徐令注徐縣屬臨淮郡

案徐縣後屬下邳國此據未改國前言之耳今泗州盱眙縣西北八十里

從漢元至武則日絕其功也集解先謙曰

至今從監本閩本則字

在絕字下是闕
本亦與監本同

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注於行必果

官本注於作其

質而不野

官本野作俚

因坐東廂

廂注同官本注作箱

後察司徒廉爲望都長集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案正文及注廉字

上皆脫一孝字

案前書趙廣漢傳察廉爲陽翟令平當傳察廉爲順陽長桐邑令前書武紀元光元年初令郡

國舉孝廉各一人元朔元年又詔有司議不舉孝廉者罪雖孝廉併科而舉孝察廉本自各爲一事大抵取士先孝試吏先廉中興一仍舊章至於察在司徒尤與郡國之舉孝廉有別王氏乃疑諸本文注廉上皆脫孝洵爲失考周氏後漢書注補正已非之然謂孝廉不當云察則察孝廉爲郎諸傳屢見晉李宓陳情表亦明云察臣孝廉矣

察伊皋之薦注舜舉皋陶

官本舜作堯

光名宣於當世

官本名作明

京兆祭酒

錢大昭曰續漢志無考周磐傳太守韓崇召爲東閣祭酒司空孔扶碑有土曹屬東閣祭酒說文許沖表稱父

故太尉南閣祭酒此京兆祭酒疑亦京兆之屬官案蜀志秦宓傳廣陵太守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南史陶潛傳家貧親老起爲州祭酒不勝吏職是晉漢相承州郡均有此職名京兆祭酒卽爲京兆尹掾屬之職名無可疑也惟漢世祭酒猶云首領因事推定各有本官非如博士祭酒等爲特定官名固本志所不載

進有羽翮奮翔之用注舟人吉桑對曰集解沈欽韓曰吉桑至人

表作古來

柳從辰曰今人表作固來

曰折西賓淫佚之論

官本佚作侈

右界褒斜隴首之險

褒原譌褒官本譌褒注皆同據文選訂正

帶曰洪河涇渭之川

文選此下有眾流之隈汎涌其西語

則天下之奧區焉

錢大昭曰奧文選作隩注引說文隩四方之土可定居者是奧隩隩古字通案說文隩隩異

訓李善引說文字仍作隩而所引實隩字注故錢氏以爲三字可互通然如善說亦止隩隩兩字可通耳

是故橫被六合

錢大昭曰橫被卽光被崔篆慰志賦聖德滂以橫被亦此意注引文穎說謂關西爲橫疑誤

度宏規而大起

度文選李善注引小爾雅云羌發聲也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爲慶也是善讀度爲羌也

五穀垂穎桑麻敷棻注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

案注連出

兩爾雅曰注家無此體而各本皆同文選李善注引禾穗謂之穎作小雅曰此本小爾雅廣物篇文選注於小爾雅皆省稱小雅已嫌與引詩小雅提此則脫去小字直與爾雅提當急正之敷文選文注均作鋪東都賦敷鴻藻同毛詩鋪敦淮瀆韓詩鋪亦作敷是古字本通作

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注上囿謂上林苑也

柳從辰曰閣本注原無上字官本注有之或是

依官本補案文選注作上囿禁苑即林苑也亦無上字則閣本非有脫誤明矣今檢集解底本亦原未補字知此為刻本誤增

於是左城右平

柳從辰曰字書玉部無城字應从土注同官本不誤案文選城亦从土

徇呂離殿別寢

文選殿作宮

增槃業峨

文選作增盤崔嵬

披香發越注漢宮閣名長安有披香殿

柳從辰曰閣文選注引作闕官本同御覽引亦同案

文選注引漢宮闕名及漢宮闕疏他書引之亦有易闕為閣者又後文左牽牛而右織女注引漢宮閣疏官本亦作閭而文選

注則作

闕也

金釘銜壁注謂以黃金爲釘其中銜壁納之於壁帶至昭陽殿壁

帶案前書音義壁帶謂壁中之橫帶也此壁字本从土今各本注皆从玉涉上銜壁而誤

周見洽聞文選周作禪

脩涂飛閣文選涂作除注除樓陛也

混建章而外屬文選而下有連字

罟罔連紘注紘罟之網案網當作綱各本皆誤

披飛廉注飛廉館名官本名下有也字

六師發胃集解先謙曰官本胃作胄至文選胄作逐謹案發胃發胃於義均室

字形又絕不類逐之譌蓋本是冒字易繫辭上傳冒天下之道虞注冒觸也又左傳冒於原獸冒亦訓貪

徒搏獨殺搏文選同官本文注皆譌搏

舉燧命爵文選作舉烽命爵

玄鶴白鷺文選句上有鳥則二字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後漢書四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暉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

河山信讖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之云爲乎

喟歎貌也前書曰人有剛柔緩

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爲界昭襄昭王襄王也惡安也夫大漢之開原也奮布衣曰登皇極繇數筭而創萬世蓋

音烏 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

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高祖起兵五年而即帝

位故云繇數筭繇即由也孔安國注尚書云 匹四時曰棼萬代盛言之也六籍六經也

當此之時功有橫而

當天討有逆而順人故婁敬度執而獻其說蕭公權宜曰拓其制

時豈秦而安之哉計不得曰已也

橫音胡孟反高祖入關秦王子嬰降而五星聚於東井此功有

橫而當天也逆謂以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及高祖入關秦人爭獻牛酒此爲討有逆而順人也婁敬已見上又曰蕭何修未央宮上見壯麗甚怒何對曰天下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合壯麗無以威重且無令後代有以加也時豈奢侈而安之哉言天下初定計不得已而都西京也

吾子曾不是睹顧燿後嗣之末

造不亦闇乎

顧反也燿炫燿也言吾子曾不睹度執權宜之由而反炫燿後嗣子孫未代之所造非其盛稱武帝成帝

神仙昭陽之事也集解惠棟曰儀禮記云夏之末造鄭氏云造作也

今將語子曰建武之理永平之

事監乎泰清曰變子之或志

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漠質直以素樸高誘注曰太清無爲之

化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

天人謂天意人事共相誅也

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郭罔遺室原野厭人之

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已來未之或紀也

人者

神之主生人既亡故鬼神亦絕也楊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四十萬人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也

故下民

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鑒致命于聖皇

上帝天也聖皇光武也懷猶愬念也降下也鑒視也

言上天愬念下人之上愬故下視四海可以爲君者而致命于光武也

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

披皇圖稽帝文赫爾發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雷震

乾符坤珍謂天

地符瑞也皇圖帝文謂圖緯之文也霆疾雷也發於昆陽謂破王尋王邑憑盛也言盛怒如雷之震協韻音眞

遂超大河

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

跨據也言光武度河據北嶽遂即位于鄗而改鄗爲高邑也

紹百

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紹繼也屯難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造化

化天地也滌除也作起也杜預注左傳云凡人君即位欲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爲天下王者天也繼天者君也

系唐統

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

爾雅曰系繼也緒業

也前書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言光武能繼唐堯之統業也恢大也三五三王五帝也

豈特方軌竝迹紛綸

后辟理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

軌轍也紛綸猶雜蹂也爾雅曰后辟君也

險易猶理亂也言光武功德勤勞兼於前代百王非直一聖帝也

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

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慮義氏之所

呂基皇德也

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基始也帝王紀曰庖犧氏

風姓也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號庖犧後或謂之伏羲言光武更造夫婦如伏羲時也

分州土立

市朝作舟車造器械斯軒轅氏之所已開帝功也

黃帝號軒轅氏前書昔在黃帝

畫野分州易繫辭曰神農氏日中爲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剡木爲舟剡木爲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光武利人如軒轅也 冀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

已昭王業也

尚書武王曰今予惟冀行天之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光武征伐如湯武者也

遷都

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尚書曰盤庚遷

于殷史記曰帝陽甲之時殷衰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自河北度河南居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執之中也春秋命麻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湧出言都洛陽如殷宗周成之制也 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

孟子曰紂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又曰舜文王相去千

有餘歲若合符契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馬援曰天下反覆自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克己復

禮已奉終始允恭乎孝文

左傳仲尼曰古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孫卿子曰生人之始死人之終也終始俱

善人道必矣尚書允恭克讓謂躬自儉約

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

炳乎世宗

憲章猶法則也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若稽古帝堯言法乎考古而封泰山勒石以記成功也炳明也

其禮儀明乎武帝也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

道備矣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妙猶美也或作眇眇遠也該備也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

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敷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予樂

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肅熙光也洽浹也三雍謂明堂辟雍靈臺也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

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周禮王之吉服

享先王即袞冕鄭玄注曰袞卷龍衣也永平二年帝及公卿列侯

始服冠冕衣裳敷布也鴻大也藻文藻也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

後布詔于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此

為布鴻藻也信讀曰申景大也鑠美也揚世廟謂上尊號乃動大

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曰

燭幽大路玉路也皇衢馳道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又曰朔南暨聲教皇大也燭照也然

後增周舊修洛邑翩翩巍巍顯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

為之極周成王都洛邑漢又增而修之故曰增焉翩翩巍巍顯翼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洛陽土之中也集解沈欽韓曰建武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明帝永平三年起北宮及諸官府八

年冬十月北宮成蔡質漢典職儀云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先謙曰翩翩二句文選作扇巍巍顯翼翼是曰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

踰儉不能侈

言奢儉合禮也

外則因原野曰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

曰潛魚豐圃草曰毓獸制同乎梁騶義合乎靈囿

蘋藻並水艸也詩小雅曰魚在

在藻韓詩曰東有甫艸駕言行狩薛君傳曰甫博也有薄大之茂艸也毓亦育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麇鹿攸伏毛萇注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此言魚獸各得其所如文王之靈囿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甫艸作圃草甫博作圃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曰講武則必臨之曰王制考之曰

風雅

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杜預注云各隨時之閑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

田不以禮歷騶虞覽駟職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乃出

曰暴天物也

詩國風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毛萇注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又曰駟職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其詩曰駟職孔阜注曰騶驪也阜大也又小雅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其詩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注云攻堅也又吉日詩曰我車既好四牡孔阜宣帝詔曰禮官具禮儀也於是發鯨魚鏗華鍾

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景從祲威盛容

鯨魚謂刻杵作

鯨魚形也鏗謂擊之也音苦耕反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薛綜注西京賦云海中有大魚名鯨又有獸名蒲

牢蒲牢素畏鯨魚鯨魚擊蒲牢蒲牢輒大鳴呼凡鐘欲令其聲大者故作蒲牢於其上撞鐘者名爲鯨魚鐘有篆刻之文故曰華爾雅曰

馬高八尺以上曰龍月令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玲瓏聲也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曰天官祲亦盛也集解惠棟曰颯

灑集作琴麗李善引劉歆七畧云雨蓋琴麗紛容悠悠說文曰琴木枝條琴麗兒沈欽韓曰祲當從文選作寢言寢兵威而盛禮容

也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

元戎竟野戈鋌彗雲羽旄埽電旌旗拂天

山靈山神也屬連也音燭方四方也雨師畢星

也風伯箕星也韓子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風伯進埽雨師灑道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備千乘萬騎元戎戎車也

詩小雅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毛萇注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說文曰鋌小矛也音

市延反彗埽也音似銳反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屬御屬車之御也焱焱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

吹野燎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

焱焱炎炎竝戈矛車馬之光也說文曰焱火華

也音以瞻反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震讀曰真

帥中囿囿中也續漢志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

禮注云天子六軍三居一偏故此言勒三軍也周禮曰羣吏聽

誓于前斬牲以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玄注云羣吏將帥也然

後舉烽伐鼓曰命三驅輕車霆發驍騎電騫游基發射范氏施御

弦不失禽彎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穀梁傳曰三驅之

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霆發電騫竝言疾也游基養由基也淮南子

曰楚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搏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

未發而猿擁木號矣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

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

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爲法度之御應禮

之射終日不得遇詭遇非禮射也則能獲十弦不失禽謂由基也

彎不詭遇謂范氏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括地圖云夏德盛二龍

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章懷以范氏爲趙之御人引孟

子以證之誤甚先謙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馬

跪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

日樂不可極跪猶屈也方言曰泄歇也漢官儀大駕於是薦三犧

屬車八十一乘子虛賦曰案節未舒謂駐節徐行也

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御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

休徵

左傳鄭子太叔曰爲五牲三犧杜預注云五牲麋鹿麇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之犧也郊祭天也天神曰神地神曰祇百

靈百神也詩曰懷柔百神御朝也謂朝諸侯於明堂詩大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注云緝熙光明也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注

云敘美行之驗集解先謙曰官本御並作覲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日中夏而布德

瞰四裔而抗稜

易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躬謂天子也中夏中國也瞰音苦

暫反四裔四夷也稜威也左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也集解惠棟曰漢書李奇注云神靈之威曰稜西邊河源

東澹海潏北動幽崖南趨朱垠

盪滌也河源在崑崙山前書曰威稜澹乎鄰國音義曰澹猶動也音

徒濫反潏水涯音脣郭璞注爾雅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潏趨躍也音他歷反說文曰垠界也音銀集解惠棟曰說文云澹水

搖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

陸讐水慄奔走而來賓

爾雅曰讐懼也音之涉反

遂綏哀牢開永昌

綏安也哀牢西南夷

號永平十二年其國王柳貌相率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也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

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

春王猶左傳云春王正月

也三朝元日也朝音陟遙反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前書谷永曰今年正月朔日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日會殷眺曰同賈

逵注國語曰膺猶受也詩曰因時百蠻也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

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

供帳供設帷帳也供音九用反前書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戴延之記曰端門東有

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贊引也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

太牢饗

庭實貢獻之物也左傳孟獻子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千品言多也說文曰鍾器也孔叢子曰堯飲千

鍾罍酒器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珍八珍也太牢牛羊豕也饗協韻音香

爾乃食舉雍徹泰師奏樂陳

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曄煜

食舉謂當食舉樂也蔡邕禮樂志曰大子樂郊祀廟殿中諸

雍徹太師樂官也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也鏗音苦耕反鎗音楚庠反曄煜盛貌也

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

韶武備太古畢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尙書曰九

功惟序九序惟歌九功謂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佾舞行也穀梁傳曰天子八佾韶舜樂名武武王樂名太古遠古也

四夷聞奏德廣所及伶侏兜離罔不具集

聞迭也音古莧反詩國風曰漢廣德廣所及也

鄭玄注周禮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伶音渠禁反音摩葛反周禮伶作禁侏作株兜

作株也集解惠棟曰伶休集作傑抹兜離猶侏儻古聲兜侏相近
蔡琰詩云言兜離兮狀窈停樂元語曰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
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
之樂曰離引見白虎通 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煜

調元氣然後撞鍾告罷百僚遂退

萬樂百禮盛言之也暨至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禮統曰

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撞音直江反

於是聖上親萬方

之歡娛久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

尚書曰平秩東

作注云歲起於春而始就耕

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

節儉示大素

詩大雅曰率由舊章鄭玄注云舊典文章左傳臧哀伯曰大路越席大羹不致昭其儉也列子曰大素者

質之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致作和

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工商之淫

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紉

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

金於山沈珠於淵

前書文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音義曰本農也未賈也背僞去彫飾也

歸真尚質素也杜預注左傳曰織紉織縵布也禮記曰器用陶匏陶瓦器也匏瓠也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故舜棄

黃金於嶄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川以杜淫邪之欲也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

寂漠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

而金聲瑕穢猶過惡也楊雄集曰滌瑕盪穢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寂寞尚書曰弗役耳目百

度惟貞淮南子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集解惠棟

曰李善云尚書大傳云天下諸侯受命于周莫不磬折玉音金聲沈欽韓曰管子心術篇鏡大清者視乎大明是曰四海

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

仁前書平帝立舉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及侯國曰校鄉曰庠聚曰序詩曰獻酬交錯莘莘眾多也音所中反禮記曰歌者在

貴人聲也又嗟歎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登降飫宴之禮

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

世詩曰飲酒之飫毛萇注云不脫履升堂謂之飫飫私也尚書曰玄德升聞字林曰讜美言也音黨集解惠棟曰說文云讜直言

也趙岐引書云禹拜讜言周書祭公解曰王拜手稽首黨言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

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

所由伏羲畫八卦文王作卦辭孔子作春秋清濁猶善惡也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

流温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末流猶下流也謂諸子也前書曰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論

語孔子曰温故知新可以為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

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辟遠也音匹亦反戰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

也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防禦謂關禁也輻湊如輻之湊於轂也前書武帝詔吾上壽王曰子在朕前之時知

畧輻湊也秦領九嶽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四瀆

江河淮濟也河圖曰天有四表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爾雅曰泰山為東嶽衡山為南嶽華山為西嶽恒山為北嶽圖書之

泉謂河洛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泉作淵是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

臺明堂統和天人館御謂設臺以進御神仙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太

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游俠即西賓云鄉曲豪俊游俠

之雄踰侈謂列肆侈於姬姜等也爾雅曰翼翼敬也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注云濟濟多威儀也子徒習秦阿房之

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

也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至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徒字主人之辭未終西都

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喻

子五篇之詩說文曰矍視遽之貌音許縛反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慄慄者猶恐懼也音徒頰反喻告也賓既卒

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乎楊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

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楊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並文雖藻麗其事迂誕不如主人之

言義正事實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曰論語

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於音烏歎美之辭也詩周

頌曰於昭于天孔甚也陽明也國風曰我朱孔陽聖皇宗祀謂祭光武於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

也 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前書曰天神貴者太

位五帝也河圖曰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楊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謂各依其

方而祭之普天率土各曰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詩小雅曰溥天之

之濱莫非王臣溥亦普也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詩商頌曰猗歟那歟猗美也允信也懷來也詩大雅曰聿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湯湯水流貌

雅曰方叔莅止大雅曰造舟為梁毛萇注云天子造舟造至也謂連舟為浮梁也 皤皤國老迺父迺兄抑

抑威儀孝友光明說文曰皤皤老人貌也音步何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抑抑美也詩曰威

儀抑抑爾雅曰善父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 赫於

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 歎美也太上謂太古立德賢聖之人並著養老之禮今我漢家遵

行之也鴻大也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神詩周頌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爾雅曰觀示也集解先謙曰示我漢行謂示我漢家

應行之正道也此用鹿鳴詩易周為漢班世治齊詩知齊義如此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詩大雅曰經

也時登以時登之休美也徵驗也 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三光

星也宣布也精明也五行水火金木土布序謂各順其性無謬沴也習習和也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正頌平則祥風

至宋均注曰即景風也祁祁徐也詩小雅曰興雨祁祁尚書百穀考靈耀曰熒惑順行甘雨時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正作政

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百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百穀用成溱溱盛貌尚書曰庶

艸蕃蕪爾雅曰蕃蕪豐也詩周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於音烏詩小雅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注云胥有才智之名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緼

煥其炳兮被龍文

謂永平六年王雒山得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景光也說文曰歆氣出貌音火驕反史記曰秦武

王與孟悅舉龍文之鼎

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時明帝詔曰其以祔祭之日陳

鼎於廟以備器用彌終也萬萬曰億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孝明時致麒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李善云東觀漢記章帝詔曰乃者白鳥神雀屢

臻降自京師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築烏

靈篇謂河洛之書也固集此題篇云

白雉素鳥歌故兼言效素鳥集解沈欽韓曰文選此下有嘉祥阜兮集皇都句

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

兮於涓精

皓白也翹尾也春秋元命包云烏者陽之精

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

天慶

章明也侔等也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慶讀曰卿

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

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

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曰二世才術位不

過郎二代謂彪及固感東方朔楊雄自論曰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

曰自通焉東方朔答客難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楊雄解嘲曰范雎魏之亡命也蔡澤山

東之匹夫也有談范蔡於許史之間則狂矣固所作賓戲事見前書後遷玄武司馬續漢志曰宮掖

人秩比千石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

集其事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欲求和

親詔問羣僚議者或曰為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曰畏漢

威靈逼憚南虜南匈奴也故希望報命曰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

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曰

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曰

和之或用武曰征之或卑下曰就之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曰漢女贈厚其賂也集解先謙曰

官本注贈或臣服而致之宣帝時匈奴稽首雖屈申無常所因時

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

出重使前後相繼

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

于印

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

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

同前世

先帝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報使北匈奴

曰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

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

集解沈欽韓曰百官表大鴻臚屬有譯官令

康居月氏

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曰兵威此誠國家通

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曰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

甘露致遠人之會

宣帝五鳳三年單于名王將眾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

入侍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旣明中國主

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

集解先謙曰官

本同作

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爲風塵

相侵擾則風塵起 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固

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 曰為相如封禪

靡而不典文雖靡麗而體無古典 楊雄美新典而不實體雖典則而其事虛偽謂王莽事不實

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

奧有浮而清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蔡邕曰網緼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易乾

鑿度曰清輕者為天濁沈者為地 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庶類萬物也混猶同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人主謂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

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羲始以木德王也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五行相生周而復始草昧謂草創暗昧也易曰天地草昧幽玄混沌

之中謂三皇初起之時也集解先謙曰 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易作天造草昧注作天地宮本同蓋誤

系不得而綴也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踰越竝過也詔誥也言過繩契以上既無文字故

寂寥而無文誥系謂易繫辭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氏號謂太昊也故易繫而不得綴連也

帝號神農氏黃帝號軒轅氏之類紹繼 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

也謂王者繼天而作闡開也繹陳也

首上哉貧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

易曰帝出於震始以木德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又曰古者庖

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是其書可得而修也

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

未曜

亞斯之代謂少昊顓頊高辛等雖通變神化而易繫不載其事故曰函光未曜

若夫上稽乾則降承

龍翼而炳諸典謨曰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

稽考乾天也論語孔子曰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龍翼謂稷契等爲堯之羽翼易乾上九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鄭玄注至六爻皆體龍羣龍象也謂禹與稷契咎陶之屬竝在於朝炳明也典謨謂堯典臯陶謨也爲道德之冠首蹤跡之卓異者莫異於陶唐爾雅曰崇高也陶唐舍肩而禪

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

舍肩謂堯舍其肩子丹朱而禪于舜舜亦舍其子商

均而禪禹書曰熙帝之載孔安國注云熙廣也載事也言稷契竝能廣立功事於堯舜之朝越於也於是成其子孫湯武之業竝得爲天子也湯契之後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股肱謂稷後武王后稷之後契也既周

謂其子孫竝周徧得爲天子元首堯也

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

龍之災孽懸象暗而恆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

俾使也三季三王之季也易乾文言

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乖謂失於常度也倫理也斁敗也尙書曰彝倫攸斁舊章缺謂秦燔

詩書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

燦爛真神明之式也

玄聖謂孔丘也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莊子曰恬澹玄聖

素王之道綴學立制謂爲漢家法制也宏洪竝大也亮信也表明也相助也迪蹈也哲智也言贊揚蹈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也尙書曰茲四人迪哲燦爛盛明也式法也集解惠棟曰制赤制也尙詳邳惲傳注大戴禮小辯篇云綴學之徒劉歆書云綴學之士雖

前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

臯臯陶也夔舜之典樂者衡謂阿衡卽伊尹也旦周公也

密勿猶黽勉也茲謂孔子言臯夔等比之爲褊小矣

是曰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

龍見淵躍

論語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時至氣動謂高祖聚形雲於碭山光武發佳氣於白水易乾卦九

二曰見龍在田九四曰或躍在淵竝喻漢初起

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靄動電

燦胡縊莽分不莅其誅

拊翼以雞爲喻言知將旦則鼓其翼而鳴前書曰張陳之交拊翼俱起以喻高祖光

武也紛紜盛貌也如雲之蒸言天下英傑爲漢者多也燦光也胡縊謂胡亥縊死也莽分謂公賓就斬莽也莅臨也言天下先爲漢誅之高祖光武不親臨也集解

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

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搗之容

尙書曰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

也上下謂天地也書曰格于上下羣后諸侯也易曰君子正位凝命也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言二祖初卽位居尊之時竝謙言於德不能嗣成帝功有此淵深穆敬之讓高祖初卽位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光武卽位固辭至於再三靡無也矢陳也敦猶迫逼也詩云矢於牧野又曰敷敦淮濱言漢取天下無號令陳師敦迫奮武擄旄之容詩曰奮伐荆楚尙書曰王秉白旄以麾擄亦麾也言竝天人所推不尙威力也集解惠棟曰顧命度作宅古今字古文宅作庀故作度先謙曰官本注二祖作高祖謙言作讓言史記不台作不懌自敘又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引大傳作不怡文選典引李注作舜攘于德不台是今文本作不台而懌怡二字乃以通用字釋之王莽傳引書作不嗣是古文本作

不嗣也蓋曰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

佐之弘陳云爾

正統謂漢承周爲火德尙書堯典曰允恭克讓謂漢承堯克讓之後歸運爲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

火德烈精言盛也蘊藏也孔佐謂孔丘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卽春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荊州赤帝後次代周是也謂大陳漢之期運也集

解先謙曰官本注爲堯作謂堯

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

所不及已

洋洋美也若如也儀法也謂如此美德可謂五帝之上法也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皇交質不

及五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誥誓五帝之時上下和睦故誓不及

集解沈欽韓曰交質不及五伯穀梁傳作交質子不及二伯謂齊

桓晉文也先謙曰官本注皇作王是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可探也鋪徧也二代殷周也洪纖

猶大小也度法度也蹟幽深也言徧觀殷周大小之法其幽深可探知之竝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

所服奕世勤民曰伯方統牧論語雖覆一匱注云匱盛土籠也侯服甸服謂諸侯也湯為桀之諸侯文王

為紂之諸侯奕猶重也自契至湯十四代后稷至文王十五代竝積勤勞於人也伯方猶方伯也謂湯為夏伯文王為殷伯竝統領

州牧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論語雖覆一匱注云作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匱鄭玄注云乘其命賜彤弧黃戚

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周禮九命作伯彤弧赤弓黃戚黃金飾斧也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

征伐賜斧鉞然後殺韋顧竝國名湯滅之詩殷頌曰韋顧既至乎伐黎崇亦國名史記文王伐崇尚書曰西伯既戡黎格來也

三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三五未詳京師京都也武

王都鎬湯都亳詩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尚書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自從也北面謂臣也湯武竝以臣伐君史記曰如虎如羆如

豺如離於商郊音義曰離與螭同革改也易曰湯武革命天邑天子所都也尚書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集解劉放曰注京師京

都也案文多一師字惠棟曰李善云參五猶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于鎬亳也

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

後漢書四下

曰薄德杜預注曰伯夷之屬也史記曰伯夷叔齊逢武王伐紂扣馬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偉猶異也敦厚也武周武王樂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護湯樂也左傳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然猶於

穆猗那翕純皦繹曰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

地者烏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於歎辭也穆美也歎美周家之德詩周頌曰於穆清廟猗

亦歎辭也那多也歎美湯之德多也殷頌曰猗與那與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

也以成何晏注曰翕盛也純和諧也皦其音節明也鄭玄注云繹調達之貌此言殷周之代尚有於穆猗那之頌播之於翕純皦繹

之樂尊祖嚴父宗祀配天於明堂之中詩商頌曰濬哲惟商長發其祥言發禎祥以流慶於子孫周頌曰秉文之德對越在天烏奕

者猶蟬聯不絕也集解先謙曰詩傳烏大貌方言奕大也誕略有烏奕言光曜之大官本注亦歎下有之字猶上無者字

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爾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政化之迹大略有常也篇籍謂詩書

也朗明也渝變也言光彩文藻朗明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而不變耳其餘殊異不能及於漢也

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矧況也漢承唐虞之基逆流曰泝孕懷也育養也甄陶謂造成

也前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言虞夏殷周之先祖竝嘗為堯臣集解劉敞曰注漢承唐虞之基案注解唐基耳何故輒出虞

字明當

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

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慝亡迴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

祖二

高祖世祖也尚書曰宣重光襲重也四宗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代宗宣帝爲中宗明帝爲顯宗燭照也言如日之照六幽六合幽遠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慝惡也迴遠也泯滅也瑣小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集解惠棟曰幽讀爲微說文絃部絃微也幽从山中絃亦聲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

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

三才天地人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之登升也績功也言升天之功非

堯不能興也尚書曰昭升于上鋪布也遺策堯之餘策謂堯典厥也在下謂後代子孫也言堯典爲子孫之訓非漢不能弘大也厥

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芒性類循理品物

咸亨其已久矣

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出入三光言日月星得其度也混元天地之總名也豪芒纖微也老子曰

和陰陽節四時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毫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含生之類皆順於理尚書曰別生分類品物萬殊亨通也易曰含弘

光大品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

皇家帝代謂漢家歷代也列辟謂古之帝王也言漢家德可以臣彼列辟功可以君彼百王相如封禪書曰歷選列辟鏡猶光明也

抗猶敵也 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爾雅讀曰康

鞏固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固為勞謙也兢兢戒慎也業危懼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今不敢論制禮作樂

之事言謙之甚也 至今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宇內而理官儒林屯朋

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無乃蕙歟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

色也賓謂殷周二王之後為漢之賓監視也視殷周之事以為監戒論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屯眾也朋羣也不傳謂不制作篇籍

以紀功德也彷彿猶梗概也論語孔子曰慎而無禮則蕙鄭玄注云蕙質慤貌也言雖優游謙慎無乃太質慤也於是三事

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三事三公

也僉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天經謂孝也孔子曰夫孝天之經謂章帝初即位四時禘祫宗

祀於明堂也尚書曰惇敘九族又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惇厚也睦親也章帝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

皆留京 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巡撫也靖安也黎蒸皆眾也懷思也保安也浹洽也尚書

日懷保小人惠鮮鰥寡謂章帝在位凡四 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

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度縣祭川曰浮沈肅祇恭敬也封禪書曰湯武至尊不失肅敬元和詔曰朕

巡狩岱宗柴望山
川皮音居毀反

是曰鳳皇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

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霄零於豐草三足

軒翥於茂樹

尚書曰鳳皇來儀元和二年詔曰乃者鳳皇鸞鳥比集七郡羽族謂羣鳥隨之也觀魏門闕也肉角謂麟

也伏侯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麕有角在耳間端有肉又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蔥葉色赤黃擾馴也緇

文皓質謂騶虞也說文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古今注曰元和三年白虎見彭城黃暉采鱗謂黃龍也建初五年有八黃龍見

于零陵古今注曰元和二年甘露降河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

南三足烏集沛國軒翥謂飛翔上下也

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羨溢乎

要荒

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狀章和九年詔曰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奇獸神

禽謂白虎白雉之屬也建初七年獲白鹿元和元年日南獻生犀白雉言應于瑞圖又合乎史課也坳牧郊野也卓犖殊絕也羨音

以戰反集解劉放曰注如人冠大坐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粦

案文大當作衣冠如人衣冠坐也

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

來獻白雉朱烏謂赤烏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

黃蓂麥也謂赤烏銜牟麥而至也詩頌曰貽我來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又曰奉璋峨峨集解惠棟曰李善云韓詩云貽我嘉蓂薛君曰蓂大麥也今文秦誓得火鳥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王王動色變今文秦誓已亡此載見周禮疏也

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曰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曰懿

鑠豈其爲身而有顛辭也

詩大雅曰昭明有融寅敬也尙書曰嚴恭寅畏聿述也懷思也詩大雅曰昭事

上帝聿懷多福貽遺也燕安也後昆子孫也言此並以光寵神靈文王武王之德遺安於子孫也詩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覆猶重也懿鑠並美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又曰於鑠王師言詩人歌頌周之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康王豈獨爲身而有自專之辭也並上寵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基也言今章帝旣獲符瑞之應亦宜同成康之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遺安遺下有燕字是

若然受之宜亦勤恇旅力曰充厥道啟恭館之金騰御東序之祕

寶曰流其占

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恇念也音人甚反旅陳也充當也恭肅之館謂廟中也金騰以金絨匱藏

符瑞之書於其中也御猶陳也東序東廂也祕寶謂河圖之屬尙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言啟金騰之書及河圖之卦以占之也流猶徧也

集解沈欽韓曰廣雅釋詁恇思也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

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

圖書河圖洛書也亮信章明哲哲言

天授圖書者爲天子所知也。孔孔丘也。獸圖也。孚信也。孔子曰：夫孝先命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猶躬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丁當也。辰時也。景順命。曰：創大也。逢休吉之代，當封禪之時，此爲天子之大命也。

制定性，曰：和神答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

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乎。命謂符瑞也。答對也。三靈，天地人之神也。

繁多也。祉，福也。展，陳也。放，效也。音甫。往反，效唐堯之文，謂封禪也。

尙書璇璣鈴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謂封禪之事，大而且信。

次止也。寤，寐常止於聖心，言不可忘之也。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蔑，輕也。憚，難也。勅，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

尙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

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伊維也。遂古猶遠古也。楚辭曰：遂古之初，戾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

作者謂封禪者。史記管仲曰：自古封禪七十二君，并武帝及光武爲七十四君。俾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爲竹素之文者，無有光揚法度而棄其文章不封禪者也。台，我也。今其如何獨闕也。

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

乎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曰：望元符之臻焉。

聖上謂章帝也。

諭告咨謨也道德仁義人所當行故以酒食爲諭焉淵源林藪諭深遠也元天也符瑞也詩曰肴核惟旅覈亦核也謂果實之屬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當作常是

既成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緝萬嗣煬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

天之大律其疇能互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讜直言也繇兆辭音胄左傳曰先王

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碩大也慮思也廣雅曰緝續也音方萌反景大也炎謂火德汪汪猶深也今文尙

書秦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律鄭玄注云丕大也律法也疇誰也互猶竟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唯唐與漢

唯漢與唐集解惠棟曰蔡邕注云緝使也李善云緝與緝古字通沈欽韓曰洪範鄭注下五占之用謂雨濟圉雩克也凡五兆皆有

繇故此云五繇也先謙曰皇大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故曰唐哉皇哉下皇謂漢與堯比德故曰唐哉固後呂母喪

去官集解惠棟曰固母樊叔皮之女也如淳云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呂固

爲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脩呼韓邪

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騎與虜使

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永元二年南單于出雞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大破

之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

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集解通鑑胡注姓譜

种本仲氏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

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

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

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集解沈欽韓曰古文苑有固奕旨藝文類聚有固擬連珠御覽

五百九十傳玄敘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固喻美詞壯文體宏麗最得其體范史遺之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

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

事不激詭不抑抗激揚也詭毀也抑退也抗進也集解通鑑胡瞻注激詭抑抗皆指史家作意以為文之病贍

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爾雅曰疊

疊猶勉也彪固譏遷曰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言遷所是非皆與聖人乖謬即崇黃老而薄五經輕

仁義而賤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集解通鑑胡注排死節謂言龔勝竟天年之類否

正直謂言王陵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固序游俠傳曰劇孟郭

汲黯之躑之類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

三王之舉人六國五伯之舉人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況於郭解

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舉不容於誅也集解沈欽韓曰

尋論者之意謂如王章傳贊云不量輕重以陷刑戮何武等傳云

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翟義傳云義不量力以覆其宗詞旨訛

靡以此譏固耳章懷注舉游俠傳論以實之失華范之本意矣

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愈猶甚也集解王鳴盛曰此雖華嶠之辭

行逸民等傳正所以表死節裴正直而敘殺身成仁固傷遷博物

之爲美也諸列傳中亦往往見重仁義貴守節之意

洽聞不能曰智免極刑謂下然亦身陷大戮此已上略智及之而

不能守之論語孔子之言也言有嗚呼古人之所曰致論於目睫

也史記齊使者至越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遺其智之如目見

目論也言班固譏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遇禍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沈約宋書曰初謝儼作此贊云裁比良

遷董

謂司馬遷董狐也左傳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兼麗卿雲

司馬長卿楊子雲

彪識皇命固迷

世紛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終

後漢書四十下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下校補

班彪傳下

案范書附傳例不標題今固名已見卷上小題止標主班彪列傳卷下忽標班固列傳是分卷補標之失

人喟然而歎曰

文選主人上有東都二字

奮布衣曰登皇極

文選極作位

繇數朞而創萬世注萬代盛言之也

官本注代改世

前聖靡得而言焉

文選無而字

作舟車造器械斯軒轅氏之所曰開帝功也

文選車作輿斯下有乃字

應天順民

文選民作人案此本人字而反作民亦後人改回之誤

修袞龍之法服注始服冠冕衣裳

官本注冠冕誤倒

乃動大路

文選路作輅

注大路玉路也

官本玉謁王

順流泉而爲沼

文選順作填注云昭明諱順故改爲填

焱焱炎注焱火華也音以瞻反

柳從辰曰瞻乃瞻之誤

吹野燎山

文選作飲野歛山

輕車霆發

文選作輜車霆激

游基發射

文選游作由案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注云魏志尙攻譚留蘇由守鄴

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游與由同

范氏施御注范氏趙之御人也

至

吾爲範我馳

驅集解惠棟曰李善云

至

章懷以范氏爲趙之御人引孟子以

證之誤甚

侯康曰範我當作范氏章懷引此正以注范氏施御句也孫宣公孟子音義云範我或作范氏宋書樂志

四君馬篇願爲范氏驅離容步中畿豈效詭御子馳騁越危機與孟堅此賦皆用孟子賦上云范氏離御下云魯故章懷引孟

子以證之何義門所見後漢書猶作范氏見國學惠氏譏章懷誤引孟子實不誤也惟章懷以范爲趙之御人

則誠誤案張華博物志云禹使范成光文選李注引博御龍以行域外則范氏名成光矣但左傳晉范宣子雖言其祖在夏爲

御龍氏而蔡墨則以御龍氏爲劉累而夏后爲孔甲顧劉累之後何以復爲范氏疑本一事而傳聞異辭要之御龍之范氏自

當爲夏之御人章懷曰趙氏御人則趙字疑亦涉下趙簡子而誤否則簡子時不得便爲趙且范氏與王良何涉章懷亦並未

言卽趙王良也惟侯氏謂孟堅實用孟子或作本是也當時亦並無趙岐本也至章懷之引孟子並引趙注以釋範字實仍爲

輒我並非范氏特引之專爲說下彎不詭遇原別爲一義與
文選注引孟子正同惠氏必謂爲證上趙之御人亦似過拘

彎不詭遇

文選彎作轡

南趨朱垠

文選趨作燿

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

文選作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

膺萬國之貢珍注賈逵注國語曰膺猶受也

官本脫國語二字

外接百蠻

文選接作綏

乃盛禮樂供帳

文選作爾乃盛禮興樂供帳

鍾鼓鏗鎗

鎗官作鏘文選作鈞

久沐浴乎膏澤

文選久作又乎作於

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

文選除作抑上作盛

賤奇麗而不珍

文選不作弗

形神寔漠注和順以寂寞

官本注寔作漠文選注同

耳目不營

文選不作弗

俎豆莘莘注莘莘眾多也音所巾反

巾文選注同官本注作申

西都賓矍然失容注矍視遽之貌音許縛反

縛官本誤縛

今將喻子五篇之詩

文選作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

容絜朗兮於滄精注春秋元命包云

官本云作曰

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

侯康曰固集有東巡頌南巡頌文皆不全

時北單于遣使貢獻

遺原譌遺依後文正官本不誤

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丁來降

案章紀建初八年六月北匈奴大人率眾款塞

降章和元年十月北匈奴屋蘭備等率眾降月氏國遣使獻扶

拔師子南匈奴傳亦言章和元年北庭大亂屈蘭備卑胡都須

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二年正月肅宗崩和帝立十月竇太后以竇憲爲車騎將軍伐

北匈奴雖紀傳文字詳略不同然自建初八年訖於章和二年

其間絕無北單于遣使貢獻之事范列此事於固從竇憲出征

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注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入侍

官本注
脫子字

楊雄美新典而不實

文選不
作亡

同乎草昧

文選乎
作於

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

文選無
者字

以冠德卓躡者

文選躡
作絕

虞亦命夏后

文選虞上
仍有有字

辰居其域

文選辰作宸案說文宸屋宇也辰居本論語蔡邕注同
字作宸者借通耳文選顏延年曲水詩序景屬宸居李

善注亦引典引蔡注王融曲水詩序是以得一奉宸注云宸與
辰同已見上文此爲借通之明證其本字仍當作辰然能辨者
矣

同受侯甸之所服

文選無
所字

呂伯方統牧

文選伯方
作方伯

乘其命賜彤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

文選戚作
鉞格作恪

是故義士偉而不敦

文選偉作華

然猶於穆猗那

文選然作亦

烏奕乎千載集解先謙曰

至

烏奕言光曜之大

文選蔡邕注烏奕光曜流行貌

誕略有常

至

注言殷周二代政化之迹

官本政作改

光被六幽集解惠棟曰幽讀爲微

至

兹亦聲

案說文兹从二么微也幽从山兹隱也兹

得聲於么幽得聲於兹借兹之訓以通幽之讀無例可通疑惠說本不如此傳其書者誤也經典幽本通黝訓爲黑色疑古幽字本从兹省聲如艸部之兹故讀與兹近班氏父子家學相承叔皮通幽賦以幽與姬災周龜爲韻孟堅此文以幽與基周熙區頤爲韻及東都賦以幽與衢無爲韻正復同例足證古音本相近矣

慝亡迴而不泯

文選慝作匿迴作回

厥道至乎經緯

至

內浸豪芒

文選厥道二字連上匪漢不宏爲句乎作於浸作沾

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注賓謂殷周二王之後爲漢之賓

官本爲作

謂誤

而理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

文選朋作用論作誨又毛刻文

選蔡邕注本屯作純不傳上無而字

羨溢乎要荒

文選羨作洋

宜亦勤恁旅力

宜亦文選作亦宜

曰充厥道注充當也

官本充誤允

定性以和神

文選作因定以和神

寤寐次于聖心

至憚勅天乎

宋刻文選心上無聖字注仍有之胡氏考異以爲脫字是也又文選天下

有命字

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

文選無乎字

既成羣后之讜辭

至

奮炎景

文選成作感炎景作景炎

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注自與殺身成名季路仇牧而不悔也

官本注季路上有若字與前書合惟前書仇牧下原有死字各本皆脫

德書心外不照前漢字各本皆無
自本古率韻土百持字與前書合韻

而不遵嫌良知口之為美封自與嫌良知各率韻心妙而不辨也

知知學云之簡翰至簡炎景炎景并景炎
文假似并似

與之平楷簡前簡之簡簡平字
文假似

齊命

誠寂大千壘心至單煉天平凡書異以誠知字景出又文變天不
來修文變心土廣聖字首外今文情

五抄以味轉文假似因

耳衣履懸效代并亦宜
宜在文變目衣履前封衣當出體代
自本衣

獨語平要策并半
文假似

林不樹土無而字

顯發也并本亦并

而壁官然林中照鏡簡之土而不於疏景之於於并編又手修文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曾孫種宋均族子意

後漢書四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暉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

史記曰陳公子完奔齊以陳字為田氏應

劭注云始食采於田改姓田氏

諸田徙園陵者多故曰次第為氏

集解沈欽韓曰通志氏族略引

風俗通第八氏亦齊諸田之後田廣弟田英為第八門田氏王莽時有講學大夫第八矯

倫少介然有義行王

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赴之倫迺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

厲其眾引强持滿弓拒之

引强謂弓弩之多力者控引之持滿不發也

銅馬赤眉之屬

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

東觀記曰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

此賢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石作碩

倫始曰營長詣郡尹鮮于裒

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其子

食采於朝鮮因氏焉

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裒坐事左轉高唐令

高唐縣屬平原郡故

城在今齊州 祝阿縣西 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訣別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往候之留十餘日將

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 倫後為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己

為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集解惠棟曰袁紀作王伯

春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糞除猶掃除也 陌上號為道

士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 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褒薦之

於京兆尹閻興興即召倫為主簿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褒為謁者從車駕至長安言倫于興復出

為郡吏也 時長安鑄錢多姦巧迺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東觀記曰時長

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軌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集解

先謙曰官本注軌作輕引劉攽曰注 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集解

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

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為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

得舉將謂州將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為至近古則不然凡有詔敕皆責成羣下王應麟云漢詔令人主自親

其文猶近于書之典誥也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

補淮陽國醫工長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吏除倫爲醫工長時輩除者多綬

盡但假印倫請于王王賜之綬百官志云醫工長主醫藥比四百石

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

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曰政事倫因此酬對政

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笏婦

公不過從兄飯

集解先謙曰御覽四百二十五引續漢書作不過從弟兄飯

寧有之邪倫對曰

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

華嶠書曰上復曰聞卿爲市掾人有

遺母一笥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眾人以臣愚蔽故爲生是語也

帝大笑倫出

有詔曰爲扶夷長

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北

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時吳郡沈豐爲郡主簿倫母老不能之官每至臘日常悲戀垂泣豐迎母至廣陵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

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卧便渡

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

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

集解汪文臺曰北堂書鈔七十四引續漢書云爲政修理

清靜不煩妻子自爲炊爨俸祿常取赤米沈欽韓曰董昆字文通
餘姚人清約守貧茹菜不厭郡守第五府君嘉其令名署上計吏
舉察孝廉爲天下之最也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曰牛祭神百姓財產曰

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曰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

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

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集解先謙曰官本無頗字

考證云一本初字下有頗字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曰安永

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嗚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

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眾知復追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百姓問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

民心如此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

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

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躬與奴共

發棘田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宕渠縣故城在今顯拔鄉

種麥

佐玄賀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呂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大司農玄賀宕渠人益部耆舊傳云賀字文和州辟爲從事舉姦摘伏口人無怨東觀記云賀爲九江太守

行縣賫持乾糲但就溫湯而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

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呂財貨自達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倫悉

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呂處曹任於是爭昧抑

絕以財相貨曰昧音其又反又音求集解惠棟曰說文云昧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從貝求聲古文尙書呂刑云惟貨惟求馬融云

有求請昧也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呂爲知人視事七

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集解沈欽韓曰華陽國志漢中趙瑤自扶風太守徙

蜀郡司空張溫謂之曰昔第五伯魚自蜀郡爲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矣蓋漢世以爲美談帝曰明德太后故

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

之倫呂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

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狷狂狷也集解周壽昌曰案狂與狷是兩等人不能訓狷爲狂狷也范冉

傳以狷急不能從俗陰興傳豐亦狷急注狷疾也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尚書洪範之言集解惠棟曰鄭元尚書注云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傳曰大夫無境外之

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帛也脩脯也饋遺也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

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

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

戚曰譬猶論也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爲戴盆

何以望天也臣嘗刻著五臧書諸紳帶刻著五臧謂銘之於心也紳謂大帶垂之三尺論語日子張書

諸紳也而今之議者復曰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曰布三千匹城門

校尉防曰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

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

百斛肉五千斤臣愚曰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曰不聞集解先謙曰以不聞

疑作不以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曰安之集解先謙曰宜臣今言

聞而誤倒

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裁與纔同及馬防爲車騎將軍

當出征西羌集解惠棟曰建初三年倫又上疏曰臣愚曰爲貴戚可封侯曰

富之不當職事曰任之何者繩曰法則傷恩私曰親則違憲伏聞

馬防今當西征臣曰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

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爲作以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

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

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曰爲從事集解

惠棟曰篤傳從擊西羌戰沒于射姑山則篤實死事倫言爲不讐矣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

曰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望物望也集解蘇與曰事望猶名實苟有

所懷敢不自聞集解蘇輿曰自疑以之誤竝不見省用倫雖峭直峭峻也然常疾

俗吏苛刻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倫常以中興以來二主好吏化俗尚苛刻政化之本宜先以寬和云化乃治字也及

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曰勸成風德曰

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

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云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

體晏晏之

姿曰寬弘臨下

尚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爾雅曰晏晏溫和也集解惠棟曰梅賾尚書云欽明文思安安漢時皆

作晏晏思讀爲塞者讀思長言之讀塞短言之也

出入四年前歲

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

東觀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被死罪二人凡六人集解

先謙曰官本注被作減是

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

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

集解王補

曰袁宏紀此下有臣聞爲政三年有成必世而後仁

光武承王莽之餘頗曰嚴猛爲政後代

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曰應

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竝曰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

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曰爲能違

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

譴責也集

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丞相故事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孝廉廉吏務盡實覈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

曹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宜當作並務進仁賢自任時政不過數人則

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曰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曰苛

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

尙然何曰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論語孔子之言

曰身教者從曰

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曰

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曰觀察

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曰明

在寬臣愚不足採

集解王會汾曰案臣愚不足採下當有脫句

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

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曰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

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親遇危言

之世哉

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鄭玄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故以爲諭也

今

承百王之敝人尙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

憲椒房之親

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故曰椒房

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

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

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

門眾煦飄山聚蚊成雷

前書中山靖王之語集解先謙曰前書作漂山注語官本作言

蓋驕佚所從

生也三輔論議者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議論

至云曰貴戚廢錮當復曰貴戚浣

濯之猶解醒當曰酒也

病酒曰醒

誠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

蒼頡篇曰誠佞

詔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

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

所願也

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云是所至願也多一之字倒二所字先謙曰據攽說所見本此臣二字蓋作是

倫奉公

盡節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每上封事自作草不復示掾吏

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

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

文采在位呂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

前書曰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

聞集解蘇輿曰胡廣追表袁彭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見袁安傳然少蘊藉不修威儀蘊藉猶寬

博也亦已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

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

病一夜十往集解劉放曰麻延年云唐睿宗下詔用十起作元子事本出於此明當作起也退而安寢吾

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呂老病

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官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

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祕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

集解劉放曰倫未嘗有爵無緣言嗣明多此一字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

之為太子廢也樊豐等譖之廢為濟陰王頡為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

闕固爭帝即位擢為將作大匠卒官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

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

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頡永建中卒倫曾孫種

論曰第五倫峭覈爲方

峭覈謂其性峻急好窮覈事情

非夫愷悌之士

集解沈欽韓曰倫之

赤米布被非以概諸人也以律身也律人則刻律身何傷攀車上書去思如是非愷悌君子孰能之

省其奏議惇惇

歸諸寬厚

惇惇純厚之貌也音敦

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已弦韋爲

佩蓋猶此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也

然而君子侈不僭上

儉不偏下

禮記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

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

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

則未可曰中和言也

種字興先少厲志義爲吏冠名州郡永壽中曰司徒掾清詔使冀

州廉察災害

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大尉清詔使荆州又此言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

廉察也

集解惠棟曰衛宏漢舊儀云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第一

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決

其以清詔使案問事御史爲駕一封行赦令駕二封皆特自奏事

各以所職劾中二千石以下洪頤煊曰范滂傳舉孝廉光祿四行

時冀州飢荒盜賊並起

以滂爲清詔使廉察之舉奏刺史二千石曰下所刑免甚眾棄官

奔走者數十人還曰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

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稽勤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

不鳴流民歸者歲終至數千家桴擊鼓杖也音夫呂能換爲衛相周後衛公也集

解王補曰前書薛宣傳宣卽以令奏賞與恭換縣換謂更任也又本書朱浮傳守宰數見換易遷兗州刺史中常

侍單超兄子匡集解沈欽韓曰考異云楊秉傳作超弟宦者傳作超弟子爲濟陰太守負執貪

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

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呂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以

刀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吏親客四十餘人集解先謙曰官本作賓客

親吏是六七日中糾發其臧五六十萬種卽奏匡并呂劾超匡窘迫

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

之是時泰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

國安寧忘戰日久集解惠棟曰司馬法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而泰山險阻寇猾不制

今雖有精兵難已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

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

集解沈欽韓曰考異云帝紀延熹三年十一月無忌攻殺都尉侯章

又臧旻訟種書稱種所坐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然則種必不能降無忌此說妄也案考異謂單超已死與種事不相當容可致疑然亦止據楊秉傳為河南尹事以至齟齬或秉傳之誤若單超陷種其事炤灼不應矛盾至衛羽說降無忌則應有之手段穎傳太山琅邪賊聚眾三萬人皇甫規傳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方術傳趙彥為宗資陳孤虛之法宜發五陽郡兵則其徒黨熾盛積為巨寇羽雖說降三千餘人未盡消滅時宦官恣睢以喜怒為功罪無妨外方上降內已定劾如此等事儕輩不少攷異譏范之妄單超積懷忿恨遂曰事陷種集解沈欽韓曰考異云未免冤抑帝紀李雲死在延熹三年春袁紀在二年秋案楊秉傳三年坐救雲免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坐單匡使客任方刺衛羽繫獄亡走論作左校若如范書則雲死時單超已死案超傳以三年卒其在雲死前後尚不能定何得更能陷種又雲書所論立鄧后與封五侯事皆在二年袁紀似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稽怒已待之初種

為衛相呂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

友人同縣閻子直及高密甄子然

集解惠棟曰鄭志載答甄子然難禮蓋與臨碩孝存同為康成

之友惜逸其名孔融教高密令曰志士甄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問以惕烈士之心與豆三斛沈欽韓曰劉知幾詭爲甄守然

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

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

曰還將曰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

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集解惠棟曰遷徙有送吏猶今之解徒也因下馬與

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

年徐州從事臧昊上書訟之曰集解先謙曰官本昊作旻是魏志臧洪傳洪父旻以徐州從事辟司

徒府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前書曰季

布楚人爲任俠有名數窘漢王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

周氏曰漢求將軍急敢進計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並其家僮之

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舍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

言之高祖赦之後爲河東守管仲錯行於召忽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下矣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此二臣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錯猶乖也

呂可死而不死者集解先謙曰呂可死當爲可呂死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

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

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鈎之讐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

之謀信音申勳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

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

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

苴之嫌苞苴饋遺也步廟堂無擇言之闕口無可擇之言也天性疾惡公方不

曲故論者說清高呂種爲上序直士呂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

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呂盜賊公負筋力未就

泰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以禁之法當公坐故云公負也集解蘇輿曰漢世課吏牧守令長界內盜賊不收捕有負建武十六

年詔弛其令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蓋未幾卽復舊制陳忠傳長

吏防禦不前皆欲采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度尙傳尙爲荊州刺

史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己負是也臯至徵徒非有大惡昔

公負猶今言公罪蓋有他績則負可除耳

虞舜事親大杖則走

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

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

之路曰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

恨會赦出卒於家

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注種子巡字文休辟太尉掾與杜陵金敞韋端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

休

鍾離意

集解惠棟曰世本云鍾離與秦同祖其後因封為姓

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

督郵

集解惠棟曰意別傳云汝南黃讜拜會稽太守召意署北都督郵時郡中大疫黃君轉署意中部督郵會稽典錄云郡署

常以稍米粟給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烈兒長大訟掾史

議皆曰烈孫男兒遭飢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孫也

意獨曰常身為伯父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稍以升合券取其田

懷奸挾私貪利忘義烈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義也請

常田俾烈妻子於是眾議無以奪意之理沈欽韓曰北堂書鈔引

意別傳曰西部都尉南陽任延以優文召縣曰都尉德薄思賢汲汲處士鍾離意正色鄉黨百行優備應合補吏檄到史掾以禮發遣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集解先謙曰御覽二百五十府下

記案考之

記文符也案察之也

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

集解惠棟曰意別傳云太守黃君大怒驛

馬召曰春秋先內後外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刑於寡妻

呂御於家邦詩大雅之文刑見也御治也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

內且闕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曰縣事建武十四年

會稽大疫死者萬數疫癘氣也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

謂經營濟給之集解蘇輿曰既云身自不必再言親恤矣隱親猶

恤愛謂撫恤而慰愛之也釋名親視也當言相隱視也蒼頡

篇親愛也近也一切經音義觀至所部多蒙全濟集解惠棟曰意

也近也集解隱親與隱餽同義別傳云意露車

不冠身循行病者門入家賜與醫藥詣神廟為民禱祭召錄醫師

百人合和草藥恐醫小子或不良毒藥齊賊害民命先自吞嘗先

後施行其所臨戶四千餘人並得差愈後日府君自出行災告

百姓攀車涕泣曰明府不須出也但得鍾離督郵民皆活也舉

孝廉再遷集解惠棟曰意別傳太守竇翔召意署功曹又揚州刺

刺史得京師書聞從事有令聞刺史何辟大司徒侯霸府集解惠

惜王家之爵不貢賢者乃表上尚書

別傳云署議曹掾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

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集解惠棟曰意別

錢爲徒作襦袴各有升數令對曰被詔書不敢妄出錢意
曰使者奉詔命甯私行耶出錢便上尚書使者亦當上之意亦具

呂聞光武得奏呂見霸

集解顧炎武曰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惠棟曰意別傳云光武皇

帝得上狀見司徒侯霸曰所使掾史何乃仁恕爲國用心乎如此
則范書略其文耳視字仍當爲見也先謙曰此文見上有呂字與

別傳義殊

當從顧說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

桎梏

在手曰桎在足曰梏

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還曰病免後除

瑕丘令

瑕丘今兗州縣也集解惠棟曰意別傳意遷東平瑕丘令男子兒直勇悍有力使弓弩飛射走獸百不脫一桀悖好犯

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盜掾謂之曰令昔破三軍之眾不用尺兵
嘗縛暴虎不用尺繩但以良謀爲之耳掾之氣勢安若宜慎之因

復召直子涉署門下將游徼私出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鞭之直
走至寺門吹氣大言言無上下意敕直能爲子屈者自縛謝令不

則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告曰令前告汝嘗縛暴虎不用尺繩汝
自視何如虎自縛耶敕獄械直父子結連其頭對榜臍壯掾史陳

諫乃貸之由

是相率爲善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

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曰刃

殘人有道之君曰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

集解惠棟曰別傳所

載與此異曰意爲瑕丘令立春遣戶曹史檀建賈青幘幡白督郵督郵不受建留於家還白意言受他日意見督郵而督郵謝意言所以不受青幘幡者已自有也意還召建問狀建惶怖叩頭意曰勿叩頭使外聞也出因轉署主記史假遣無期建歸家父問之曰朝大士眾賢能者多子何功才既獲顯榮假乃無期寵厚將何謂也得無有不信於賢主耶建長跪以青幘幡意語父父嘿然有頃令妻設酒殺雞與建相樂謂建曰吾聞有道之君以義理殺人無道之君以血刃加人長假無期唯死不還將何以自裁乎酒畢進藥建遂

建遂

二十五年遷堂邑令

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北集解洪頤煊曰前書地理志堂邑屬臨淮郡

郡國志屬廣陵郡質帝紀廣陵賊張嬰等反攻殺堂邑長李注縣屬廣陵郡今揚州六合縣也而此注失之縣人防廣

爲父報讐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廣遺腹子也

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

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

遣之

言罪歸於我不累於丞掾

廣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密目狀聞廣竟得曰減

死論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引續漢書云意爲堂邑令治有政化百姓懷附

顯宗卽位徵爲尚書時交

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曰資物簿入大司農

簿文記也

詔班

賜羣臣意得珠璣

集解惠棟曰意別傳云交阯刺史張惺居官貪亂珠璣寶玩乃有石數也

悉曰委地

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

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

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尸子又載其

言集解惠棟曰尸子云孔子至于勝母莫矣而不宿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案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蓋以名不順故也

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尙書之言乃更

曰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尙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曰爲從

禽廢政

集解惠棟曰易象傳云卽鹿无虞以從禽也

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

卽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

陛下曰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

無大潤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曰六

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

夫昌邪

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爲犧牲禱於山林之社以六事自責集解王補曰王應麟云六事自

責本於荀子案見荀子大略篇章懷獨於此傳及周舉傳注俱引帝王紀故厚齋正其失袁宏紀此下有今百姓須雨而天久旱

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

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是宮室營政不節

之類也

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

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詩曰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言君臣相濟上下同憂也

宜且罷止呂應天心臣意呂匹

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

愚贛征營臯當萬死

征營不自安也集解惠棟曰韓非子云嘉厚純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贛之民也官

本考證云

帝策詔報曰

集解通鑑胡注策詔者書詔於策也

湯引六事咎在一人

集

惠棟曰呂覽九月紀云湯克夏而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其冠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其冠

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

請闕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

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者蓋時修雩場在明堂之南

今

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

時澍雨焉

說文云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音注

時詔賜降胡子謙尙書案事誤呂

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

失常人所容若曰懈慢爲愆則臣位大臯重郎位小臯輕咎皆在

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格拘執也集解惠棟曰高誘淮南子注格榜牀也注以爲拘執失之帝意

解使復冠而貰郎集解惠棟曰意別傳意爲尙書僕射其年匈奴羌胡歸義詔賜縑三百匹尙書侍郎廣陵暨鄴

受詔誤以爲三千匹賜匈奴詔大怒鞭酆欲死意獨排省閣入諫

曰陛下德被四表恩及夷狄是以左衽之徒稽首來服愚聞刑疑

從輕賞疑從重今陛下以酆賞誤發雷電之威海內遐邇謂陛下

貴微財而賤人命臣所不安明帝以意諫且酆錯合大義恚損怒

消貰酆敕大官賜酒藥詔謂意曰帝性褊察好曰耳目隱發爲明

非鍾離尙書朕幾降威於此耶集解通鑑胡注隱者人君耳目所不及帝好以耳目窺其隱而發之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

臣尙書曰下至見提拽集解通鑑胡注提讀如冒絮提文帝之提音大計反擲物以擊之也曳拖也引也錢

大昭曰申屠剛傳尙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

虞延傳建武二十年東巡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

使撻侍御史此皆光武時事東都初制嚴切如此非獨明帝性褊

察也左雄傳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

非古典帝從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然則光武所捶撲

止是尙書侍御史明帝則兼及九卿故史以褊察譏之常曰事

怒郎藥崧曰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

天子穆穆諸侯煌煌

曲禮之文也穆穆美也煌煌盛也

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

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曰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

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是

時刑法嚴峻人懷憂懼因是變也

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

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息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

卦驗曰愚智同位則日月無光

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

而曰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

雍之志

爾雅曰雍雍和也

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曰致天災

百姓可曰德勝難曰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

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

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

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集解惠棟曰案鹿鳴詩云和樂且湛又云以宴樂嘉賓之心

曰人神之心洽然

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

氣曰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曰此故不得

久留出為魯相

意別傳曰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劔履男子張伯

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

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

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

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

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

焉集解劉攽曰注錢萬三千文案古人言錢不曰文世俗乃有此

文明多一文字惠棟曰仲舒通春後德陽殿成漢宮殿名曰北宮

秋洞天人性命之理故見諸甕書後德陽殿成漢宮殿名曰北宮

惠棟曰永平七年成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入引漢官典職曰百官

德陽殿周游容萬人自偃師去宮四十五里激洛水於殿下百官

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集解先謙曰

記作不得意視事五年曰愛利為化

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為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

成此殿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起

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謂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百姓無事如

有禍崇令自當之人皆大悅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世間繕治

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為土偶人以象鬼

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可

謂作爲

人多殷富曰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曰急化宜

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藥崧者河內人天性

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

杜音思漬反謂俎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杜集解

周壽昌曰方言注杜郭璞音賜集韻亦作棰謂板施於礎上柱下者廣雅作朱云闐也機也此爲近之於臺上枕門闐不必有俎几

可枕也

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

尙書曰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

蔡質漢官儀曰尙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

青縑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晝通中枕卧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尙書郎伯使二人女侍

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

絜被服執香爐燒燼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 崧官至南陽太

守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眾人也

集解通鑑胡注宗均范書作宋均趙明誠金石錄有漢司空宗俱碑案後

漢宋均傳均族子意意孫俱靈帝時爲司空余嘗得宗資墓前龜膊上刻字因以後漢帝紀及姓苑姓纂諸書參考以謂自均以下

其姓皆作宗而列傳轉寫爲宋誤也後得此碑益知前言之不謬黨綱傳注引謝承書云宗資字叔都南陽安眾人也家世爲漢將

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則宋字傳寫誤也南蠻傳中敘受降事正作謁者宗均此卽見於本書可參校者廣韻宗姓周卿宗伯之後出南陽論衡程才篇東海宗叔犀卽此宋叔庠也張說宋璟遺愛頌尙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均與宋欽道也然則此傳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曰父任宗均訛爲宋均自唐已然

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

二十餘調補辰陽長

辰陽今辰州辰溪縣集解先謙曰今辰州府辰溪縣西

其俗少學者而

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曰祖母喪去官客游潁

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尙詔使均乘傳發江夏

奔命三千人往救之

前書音義曰擢選精勇聞命奔走謂之奔命也

旣至而尙已沒會伏

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隄不得前及馬

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

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曰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

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曰安國家專之可也

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

辭出境有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乃矯制

集解惠棟曰何休公羊注云詐稱曰矯

調伏波司馬

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曰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

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眾遣歸本郡為置

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

集解惠棟曰案矯制在賊律

光武嘉其功

迎賜曰金帛令過家上冢

集解通鑑胡注受命而未復命則不當先過家今使過家上冢所以示寵榮也

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

不得侈長

長音直亮反禁之不得奢侈有餘

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

義之民尙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

守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均為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袁宏紀云均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令與諸曹分休

屬縣無事百姓安業焉

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

檻為機以

捕獸穿謂穿地陷之

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鼉鼉在水各有所託且

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勤

張捕

集解通鑑胡注張設也設為機穽以伺鳥獸曰張裴炎猩猩然而反逐捕銘所謂奴欲張我是也王補曰風俗通作咎在貪殘居職使

非政之本也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

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

集解沈欽韓曰應劭正失云虎巖棲穴處豈能犯陽

侯凌波濤而橫厲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至

鬼方絕域之地乎愚謂物理相感容有非意然東漢風尚標榜名

浮於實簪筆尚論尤驚矜夸著作東觀則倣所先方志家乘靡成

捕影故漢魏以下諸人搦管不啻汗牛如虎渡江一事劉平劉昆

宋均皆有之率是而推躡迹比肩凡厥佳稱後先稗販中元元年

考古之士所宜鑒別也北堂書鈔益部耆舊傳云出遊界

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

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浚道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州慎縣南集解洪頤煊曰郡國志浚道縣

屬九江郡劉昭補注宋均傳縣有唐后二山是也注云屬廬江誤

擾良民于是遂絕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眾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

嫗以男為山公以女為山嫗猶祭之有尸主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一字

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

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已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

擾良民于是遂絕

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缺帝曰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

疾令兩騶扶之

騶養馬者亦曰騶騎

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

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持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

寬和不喜文法常曰爲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言

集解先謙曰官

本言作害是

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

亡所由而作及在尙書恆欲叩頭爭之曰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

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于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曰大夏侯尙書教授

夏侯勝也

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

業顯宗時舉孝廉曰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

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

城縣西北集解錢大昕曰案阿陽縣屬漢陽郡不云侯國而上黨之陽阿爲侯國此阿陽或陽阿之誤

建初中徵爲

尙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

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竝留京師不遣就國意曰爲人臣有節不

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曰濟南王康

中山王馮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

留京師崇曰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卽席不拜集解

曰卽就也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

後王曰叔父加曰賜幣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尚書曰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出取

幣錫周公也今康焉幸曰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卽位蠲除前過還所削

黜衍食宅縣衍謂流衍傍食宅縣男女少長竝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

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集解惠棟曰白虎通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何不忍以己一口

之功德加于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云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黃山曰公羊傳周公拜乎前曾拜乎後曰生以養周

公死以爲周公主即諸父昆弟皆臣之義所曰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

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曰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

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址而

室第相望久磐京邑

磐謂盤桓不去

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眾充塞

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竝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

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曰義斷恩

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

之政義斷恩

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

行日取便利之時也

曰塞眾

望帝納之章和二年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為章和元年事

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

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

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

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

栗謂之四極也

界曰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强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

興曰來征伐數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

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

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

享受

而百姓

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已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

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

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

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因

宜其歸附集解王補曰官本作宜因 曰為外扞巍巍之業無曰過此若引兵費

賦曰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

北徙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詔問執金吾耿秉言可聽師未出而帝寢疾 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

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

羣黨出入竇門負執故縱集解先謙曰官本故作放是 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

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為司空漢官儀曰字伯儷也集解惠棟

曰司空宗俱碑公諱俱字伯儷南陽安眾人祖父司隸校尉父長

沙太守察孝為城門候歷郎中議郎五官中郎將越騎校尉汝南

太守少府太僕太常遂拜司空洪适云碑與史皆合惟傳誤以宗

為宋爾俱持國秉一歲有奇雖無別傳不詳其人賢否而宦者傳

云熹平元年有人書朱雀門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

卿皆曰祿無忠言者司隸劉猛以誹書直不肯急捕若俱者亦

祿一人之數也洪頤煊曰靈帝紀建寧四年太常宗俱爲司空

寒朗

集解通鑑考異范書作寒陸龜蒙離合詩云初寒朗詠徘徊立惠棟曰袁紀作寒今有寒姓音件與袁紀合當從之胡注

姓譜有寒姓諸侯后寒之後又曰周武王子寒侯之後棟案左傳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寒與韓古字通

字伯奇魯國

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尙氣息

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曰尙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曰

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

鄉侯耿建

集解惠棟曰耿純傳宿封隧鄉侯非建也坐楚事爲耿阜以東光侯徙封莒鄉侯隧當作莒建當作阜

朗

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

集解通鑑胡注鄧鯉劉建無考案袁宏紀作灌澤侯劉鯉

曲成侯竇建劉元傳元三子求歆鯉求爲襄邑侯鯉爲壽光侯求卒子巡嗣徙封灌澤侯然則灌澤侯乃劉巡非鯉也竇建亦無考

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

一切陷入無敢曰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曰建等物色獨問忠平

物色謂而二人錯愕不能對

錯愕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愕音五故反集解惠棟曰史炤釋文云錯倉

各切或作措竦也憚逆各切相遇也或作愕李善云爾雅云還見也與愕同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

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乃召朗入問曰集解先謙曰官

本乃上有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
知所犯不帝字是

道故多有虛引冀曰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
早奏獄竟

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
其姦者

故未敢時上時上猶卽上也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
左右方

引去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將下捶之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
不敢欺欲助國耳帝

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污染人
誠冀陛

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過集解先謙曰官本過作故

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曰考一連
十考十

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曰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臯禍
及九族

集解惠棟曰漢律云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尚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父族四母族二妻族二故云九族陛下大

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者

集解惠棟曰許慎淮南子注云悟逆也

臣今所陳誠死無悔

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

集解沈欽韓曰此重囚不應聽其自死故主者自繫今法猶然

會赦免

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曰朗納忠先帝

拜爲易長

易今易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保定府雄縣治

歲餘遷濟陽令曰母喪去官百

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

集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案東平王蒼傳中亦有此語疑行字衍

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爲

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

尉張禹薦朗爲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

左氏傳曰

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履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踊謂則足者履集解
蘇輿曰今左氏傳博作溥
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

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詭詐也本於諫

爭則絞切論語孔子曰直而無禮則絞絞急也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

行也言而見信諫而必從故曰志行

贊曰伯魚子阿知急去苛集解先謙曰官本知作矯是臨官曰絜匡帝曰奢集解

惠棟曰吳棫云奢詩戈切宋均達政禁此妖禳禳祭也于命反禽蟲畏德子民請病謂人

爲之請意明尊尊割恩藩屏穀梁傳曰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也意諫合諸王歸藩

故云割恩藩屏音協韻必政反慄慄楚黎寒君爲命慄慄懼也黎眾也集解惠棟曰命讀爲名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一 校補

第五倫傳倫少介然有義行

柳從辰曰袁紀又言倫好黃老以孝行稱

王莽末盜賊起

宗族閭里爭往赴之

官本赴作附柳從辰曰袁紀亦作爭往附之

詣郡守鮮于褒

錢大昭曰褒上谷人見陰興傳案陰興傳作于褒褒哀古通作也

左傳高唐令注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

今濟南府

禹城縣西南四十里

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侯康曰東觀記作當何由一得見快矣快本此據御覽五文義較勝如范史所云則是

見詔書而決為聖主耳與下文等輩笑之之言不相應案范意本謂倫自云一見光武即可決定之因已讀詔書易於取決不待再見也仍與東觀記說相合特記文頗似倫急欲得見措辭未善故改之今本東觀記固多修改但以范書證之舊本之作

快要是

有詔曰為扶夷長注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

北今寶慶府新寧縣東北案扶同夫熊君碑扶夷為侯相續志夫夷侯國故屬長沙則改國在後明矣前志扶夷亦本零陵

郡縣其改屬長沙當在中興之初然則倫時縣尚屬長沙非屬零陵也

數歲拜爲宕渠令注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

續志宕渠屬巴

郡今綏定府渠縣東北

顯拔鄉佐元賀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至

賀字文和

柳從辰曰今東觀記作字

文宏从弓右厶案惠下引東觀記不言賀字有異或所見本與耆舊傳合

刻著五臧

注作藏依正文改官本文注皆作藏柳從辰曰徐鉉云漢書通作臧从艸後人所加

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

案在所猶所在篤本杜林人嘗居美陽爲美陽

令所收故云在所縣令事具文苑傳又篤被收在光武時其免罪後曾仕郡爲文學掾倫從數十年後追論之宜不見省

吾子有疾

吾原本譌君御覽五百十二引作吾已據正官本不誤

歲終至數千家

官本終作中

管仲錯行於召忽注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

柳從辰曰官本注此仲字作子與說苑本

文合案傳文旣作管仲在子路之間亦不應一口兩稱官本蓋踵今本說苑之誤

鍾離意傳意獨身自隱親集解蘇輿曰至隱親與隱觀同義柳從辰曰

隱親袁紀作隱視親視形似而譌蘇說鑿矣案柳說是古隱與

稟同鄧禹傳訓考量隱括彼注云隱審量括之也隱視猶言審

所部多蒙全濟部原譌步據意別傳意時本為北部督

惡其名也注尸子又載其言官本注末有也字

昔成湯遭旱注帝王紀曰官本注紀作記非

常曰事怒郎藥崧常當作嘗各本皆失正

鹿鳴之詩注食野之萍官本萍作萃與毛詩合案萍即萍字與萃通作說文萃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者萍萃

也亦互訓鹿鳴之萃毛傳本訓萍此即爾雅萍釋本萍其大者蘋之義鄭箋以水中之萍非鹿所食易為蘋蒿亦爾雅萍蘋

蒿之義然鄭義後起三家蓋仍作萍故毛傳借以通訓

出為魯相注問此何寶也官本注此作其

以愛利為化注或持材木爭起趨作官本注材誤林又今本東觀記起作赴御覽引同案趨作

卽是赴功趨上不當更言赴此
今東觀記依御覽改字之失

人皆大悅

大悅官本注作悅服

無被枕杵集解周壽昌曰

至

不必有俎几可枕也

案闌為門當中所豎直櫺既非

可枕之物且門為帝夜入臺所必經非可枕之處郎直宿自有常所亦不應枕當門其說窒矣又廣雅釋器明云梳櫺櫺房杵虞程膠俎几也周乃不之取而取釋宮之朱以當之殊嫌迂曲俎几者几之式同於俎非卽俎也說文牀安身之几坐也程牀前几臺中直夜自應有可憑之几注說本不誤周謂不必有似未確

宋均傳今為民患

官本患作害

浚遒縣有唐后二山集解洪頤煊曰

至

注云屬廬江誤

今廬州府合肥縣南

四十里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

至

灾害流亡所由而作

柳從辰曰袁紀初上好用能吏卒多暴虐

殘刻終皆毀敗均曰國家喜文法吏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所由作也案袁紀意雖與傳略同而曰能吏曰文法吏曰文吏又曰廉吏屢易其名於說益窒緣文法吏並非真能吏廉吏也范以身或廉法一語括之莫不
了解固非眾
漢書所及

擢拜阿陽侯相集解錢大昕曰至此阿陽或陽阿之誤阿陽今平涼府靜寧

州南陽阿今澤州府鳳臺縣西北四十里

止是利其抄掠官本止作正

會南單于竟不北徙案南單于上書欲破北庭也意疏專重聽南單于北還為

不便蓋據當時推測之辭及見其竟不北徙乃出兵耳然尋其文義語殊未了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至

而帝寢疾案袁紀以南單于上書為章和元年事故以詔問耿秉亦屬之肅宗但據范書南匈奴傳載南單于所上

書有孝章皇帝聖思遠慮等語則袁紀之誤明矣

寒朗傳寒朗集解通鑑考異至寒與韓古字通錢大昭曰寒姓前

寒孺

與三府掾屬官本掾譌掾

上行東巡狩集解王會汾曰至疑行字衍案班彪傳下載固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文法

亦同行安行也天子以四海為家出即曰行所止曰行在所崩曰大行前書高紀曰行如武紀曰行幸又元封元年行遂東巡

(B)
622.201
1020
1923
v.12
0071928

海上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太初三年春正月
行東巡海上本有前例王氏乃忽疑行字爲衍誤矣
晏子一言齊侯省刑注於是景公繁於刑官本注於是作于時

也景休其姓也

補五

西其四十里

莊公十四年春齊侯省刑

注於是景公繁於刑

官本注於是作于時

(B)
622.201
1020
1923
v.12